



宋書  
十八



リ 8  
1735  
104





特  
98  
1735  
104



宋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索虜

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刺史羸公司馬騰於晉陽為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駝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駝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雁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為援乃上言盧兄駝有救騰之功舊勳宜錄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地處之琨又表封盧為代郡公愍帝初又進盧為代王增食常山郡其後盧國內大亂盧死子又幼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鞬勇壯眾復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眾數十萬其後為苻堅所破執還長安

新金圖書  
此係明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山田一  
以贖資  
氏德應甫

氏德應甫

及古司  
張



後聽北歸韃死子開字涉珪代立先是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晉  
孝武太元一十一年垂死開率十萬騎圍中山明年四月尅之遂  
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九年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立學  
官置尚書曹開頗有學問曉天文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  
衆至陰山謂之却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雪未嘗  
釋蓋欲以暖氣却寒也死則潛埋無墳壠處所至於葬送皆虛設  
棺柩立冢槨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開暴虐好殺民不  
堪命先是有神巫誠開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  
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或乘小輦手自執劍  
擊檐輦人腦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十夜恒變易寢處人  
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開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  
欲殺開令萬人爲內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死曰清河萬人之

言乃汝等也是歲安帝義熙五年開次子齊王嗣字木末執清河  
王對之號哭曰人生所重者父云何反逆逼令自殺嗣代立謚開  
道武皇帝十三年高祖西伐長安嗣先娶姚興女乃遣十萬騎屯  
結河北以救之大爲高祖所破事在朱超石等傳於是遣使求和  
自是使命歲通高祖遣殿中將軍沈範索季孫報使反命已至河  
未濟嗣聞高祖崩問追報範等絕和親太祖卽位方遣範等歸永  
初三年十月嗣自率衆至方城遣鄭兵將軍揚州刺史山陽公達  
奚斤吳兵將軍廣州刺史蒼梧公公孫表尚書滑稽領步騎二萬  
餘人於滑臺西南東燕縣界石濟南渡輜重弱累自隨滑臺戍主  
寧遠將軍東郡太守王景度馳告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毛德祖戍  
虎牢遣司馬翟廣率參軍龐詒上黨太守劉談之等步騎三千拒  
之軍次卷縣土樓虜徙營滑臺城東二里造攻具日往脅城德祖



以滑臺戍人少使翟廣募軍中壯士遣寧遠將軍劉芳之率領助  
景度守芳之將八十餘人突得入城德祖又遣討虜將軍弘農太  
守竇應明領五百人建武將軍竇霸領二百五十人並以水軍相  
繼發咸受翟廣節度初亡命司馬楚之等常藏窟陳留郡界虜既  
南渡馳相要結驅扇墻場大爲民患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率五  
百人據邵陵將劉憐領二百騎至雍丘以防之楚之於白馬縣襲  
憐爲憐所破會臺送軍資至憐往迎之而酸棗民王玉知憐南馳  
以告虜虜將滑稽領千乘襲倉垣兵吏悉踰城散走陳留太守嚴  
慢爲虜所獲虜卽用王玉爲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十一月虜悉  
力攻滑臺城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  
衆潰抗節不降爲虜所殺竇應明擊虜輜重於石濟破之殺賊五  
百餘人斬其戍主缺連內頭張索兒等應明自石濟赴滑臺聞城

已沒遂進屯尹卯竇霸馳就翟廣虜既剋滑臺并力向廣等力不  
敵引退轉鬪而前二日一夜裁行十許里虜步軍續至廣等矢盡  
力竭大敗廣霸談之等各單身迸還虜乘勝遂至虎牢德祖出步  
騎欲擊之虜退屯土樓又退還滑臺長安魏昌藍田三縣民居在  
虎牢下德祖皆使入城虜別遣黑稍公率三千人至河陽欲南渡  
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河陰令竇晃五百人戍小壘緱氏令王  
瑜四百人據監倉鞏令臣琛五百人固小平參軍督護張季五百  
人屯牛蘭又遣將領馬隊與洛陽令楊毅合二百騎緣河上下隨  
機赴接十二月虜置守於洛川小壘德祖遣翟廣馳往擊之虜退  
走廣安立守防脩治城塢復還虎牢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  
瑾領步騎五百據項又遣司馬徐瓊繼之臺遣將輔伯遣姚珍杜  
坦梁靈宰等水步諸軍續進徐州刺史王仲德率軍次湖陸黑稍



公遣長史將千人逼竇晃楊毅晃等逆擊禽之生獲二百人其後鄭兵將軍五千騎掩襲晃等黑稍渡與并力四面攻壘晃等力少衆散晃毅皆被重創虜將安平公鴟青二軍七千人南渡於碯礮東下至泗濱口去尹卯百許里兗州刺史徐琰委軍鎮走於是太山諸郡並失守鄭兵與公孫表及宋兵將軍交州刺史交阯侯普幾萬五千騎復向虎牢於城東南五里結營分步騎自成臯開向虎牢外郭西門德祖逆擊殺傷百餘人虜退還保管鎮北將軍檀道濟率水軍北救車騎將軍廬陵王義真遣龍驤將軍沈叔狸三千人就豫州刺史劉粹量宜赴援少帝景平元年正月鄭兵分軍向洛攻小壘小壘守將竇晃拒戰陷沒河南太守王洎之棄金墉出奔自虜分軍向洛德祖每戰輒破之嗣自率大衆至鄴鄭兵既剋金墉復還虎牢德祖於城內穴城入七丈二道出城外又分作

六道出虜陣後募敢死之士四百人參軍范道基率二百人爲前驅參軍郭王符劉規等以二百人爲後係出賊圍外掩襲其後虜陣擾亂斬首數百級焚燒攻具虜雖退散隨復更合虜又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安平公涉歸幡能健越兵將軍青州刺史臨苗侯薛道千陳兵將軍淮州刺史壽張子張模東擊青州所向城邑皆奔走冠軍將軍青州刺史竺夔鎮東陽城聞虜將至歛衆固守龍驤將軍濟南太守垣苗率二府郡文武奔就夔夔與將士盟誓居民不入城者使移就山阻燒除禾稼令虜至無所資虜衆向青州前後濟河凡六萬騎三月三萬騎前追脅城內文武一千五百人而半是羌蠻流雜人情駭懼竺夔夜遣司馬車宗領五百人出城掩擊虜衆披退間二日虜步騎悉至繞城四圍列陣十餘里至晡退還安水結營去城二十里大治攻具日日分步騎常來逼城夔



夜使殿中將軍竺宗之參軍賈元龍等領百人於楊水口兩岍設伏虜將阿伏斤領三百人晨渡水兩岍伏發虜騎四迸殺傷數十人臬阿伏斤首虜又進營水南去城西北四里嗣自鄴遣兵益虎牢增圍急攻鄭兵於虎牢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於許昌車騎將軍王玄謨領千人助元德守與元德俱散敗虜卽用潁川人庾龍爲潁川太守領騎五百并發民丁以戍城德祖出軍擊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虜數百會鄭兵軍從許昌還合圍德祖大敗失甲士千餘人退還固城嗣又於鄴遣萬餘人從白沙口過河於濮陽城南寒泉築壘朝議以項城去虜不遠非輕軍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若沈叔狸已追亦宜且追粹以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便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又不宜便退時李元德率散卒二百人至項劉粹便助高道瑾

戍請宥其奔敗之罪朝議並許之檀道濟至彭城以青司二州並急而所領不多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先救青州竺夔遣人出城作東西南塹虜於城北三百餘步鑿長圍夔遣參軍閻茂等領善射五十人依墻射虜虜騎數百馳來圍墻墻內納射固墻死戰虜下馬步進短兵接城上弓弩俱發虜乃披散虜遂填外塹引高樓四所蝦蟇車二十乘置長圍內夔先鑿城北作三地道令通外塹復鑿裏塹內去城二丈作子塹遣三百餘人出地道欲燒虜攻具時回風轉爛火不得燃虜兵矢橫下士卒多傷斂衆還入虜填三塹盡平唯餘子塹蝦蟇車所不及虜以撞攻城夔募人力於城上係大磨石堆之又出於子塹中用大麻絙張骨骨攻車近城從地道中多人力挽令折虜復於城南掘長圍進攻逾急夔能持重垣苗有膽幹故能堅守移時然被攻日久城轉毀壞戰士多



死傷餘衆困乏且暮且陷檀道濟王仲德兼行赴之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庾龍奔進將宋晃追躡斬龍首元德因苗綏撫并上租糧虜悅勃大肥率三千餘騎破高平郡所統高平方與佳城金鄉抗父等五縣殺畧二千餘家殺其男子驅虜女弱兗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卒不敢出冠軍將軍申宣戍彭城去高平二百餘里懼虜至移郭外居民并諸營署悉入小城嗣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鄭兵攻虎牢塞兩塹德祖隨方抗拒頗殺虜而將士稍零落四月壬申虜聞道濟將至焚燒器械棄青州走竺夔上言東陽城被攻毀壞不可守移鎮長廣之不期城下夔固守以功進號前將軍封建陵縣男合良邑四百戶夔字祖季東莞人也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嗣率大衆至虎牢停三日自督攻城不能下回軍向洛陽留三千人益鄭兵停洛數日渡河北歸虜安平公等諸軍從青

州退還逕趨滑臺檀道濟王仲德步軍乏糧追虜不及道濟於泰山分遣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虜已遠還就道濟共裝治水軍虜安平公諸軍就滑臺西就鄭兵共攻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德祖勁兵戰死殆盡而虜增兵轉多虜撞外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仍舊爲四賊撞三城已毀共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死者大半德祖恩德素結衆無離心德祖昔在北與虜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畧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鄭兵云表與之連謀每益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鄭兵鄭兵倍疑之言於嗣誅表虜衆盛檀道濟諸救軍竝不敢進劉粹據項城沈狸屯高橋二十一日虜作地道偷城內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至其月二十三日人馬渴乏饑疫體皆乾燥被創者不復出血虜因急攻遂剋虎牢自德祖及翟廣竇霸



凡諸將佐及郡守在城內者皆見囚執唯上黨太守劉談之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城將潰將士欲扶德祖出奔德祖曰我與此城并命義不使此城亡而身在也嗣重其固守之節勒眾軍生致之故得不死司空徐羨之尚書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表曰去年逆虜縱肆陵暴河南司州刺史臣德祖竭誠盡力抗對強寇孤城獨守將涉暮年救師淹緩舉城淪沒聖懷再悼遠近嗟傷陛下殷憂諒闇委政自下臣等謀猷淺蔽託付無成遂令致節之臣抱忠傾覆將士殲辱王畧虧挫上墜先規下貽國耻稽之朝典無所辭責雖有司撓筆未加準繩豈宜尸祿昧安殊寵乞蒙屏固以申國法不許德祖榮陽南武陽人也晉末自鄉里南歸初爲冠軍參軍輔國將軍道規爲荊州德祖爲之將佐復爲高祖太尉參軍高祖北伐以爲王鎮惡龍驤司馬加建武將軍爲鎮惡前鋒斬賊

寧朔將軍趙玄石於柏谷破弘農太守尹雅於梨城又破賊大帥姚難於涇水斬其鎮北將軍姚強鎮惡剋立大功蓋德祖之力也長安平定以爲龍驤將軍扶風太守仍遷秦州刺史將軍如故時佛佛虜爲寇復以德祖爲王鎮惡征虜司馬尋復爲桂陽公義真安西參軍南安太守將軍如故復徙馮翊太守高祖東還以德祖督司州之河東平陽二郡諸軍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并州刺史劉遵考戍蒲坂長安不守合部曲還彭城除世子中兵參軍將軍如故又除督司州之河東平陽河北雍州之京兆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九郡軍事滎陽太守將軍如故又加京兆太守高祖踐阼進號冠軍論前後功封觀陽縣男食邑四百戶又除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元嘉六年死於虜中時年六十五世祖大明元年以德祖弟子熙



祚第二息詡之紹德祖封虜旣剋虎牢留兵居守餘衆悉北歸少  
帝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均節  
在危無撓古之忠烈無以加之可追贈給事中并存卹遺孤以慰  
存亡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卽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  
斛賜給文士顏延之爲誄焉龍驤將軍兖州刺史徐琰東陽太守  
王景度竝坐失守鉗髡居作琰五歲景度四歲時宣威將軍潁川  
太守李元德戍許昌仍除滎陽太守督二郡軍事其年十一月虜  
遣軍并招集亡命攻逼許昌城以土人劉遠爲滎陽太守李元德  
欲出戰兵仗少至夜悉排女牆散潰元德復奔還項城虜又圍汝  
陽太守王公度將十餘騎突圍奔項城虜又破邵陵縣殘害二千  
餘家盡殺其男丁驅畧婦女一萬二千口劉粹遣將姚聳夫率軍  
助守項城又遣司馬徐瓊五百人繼之虜掘破許昌城又毀壞鍾

離城以立疆界而還嗣死謚曰明元皇帝子燾字佛狸代立母杜  
氏冀州人入其宮内生燾燾年十五六不爲嗣所知遇之如僕隸  
嗣初立慕容氏女爲后又娶姚興女竝無子故燾得立壯健有筋  
力勇於戰鬥忍虐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冑元嘉五  
年使大將吐伐斤西伐長安生禽赫連昌中山王安定封昌爲公  
以妹妻之昌弟赫連定在隴上吐伐斤乘勝以騎三萬討定定設  
伏於隴山彈箏谷破之斬吐伐斤盡坑其衆定率衆東還後剋長  
安燾又自攻不剋乃分軍成大城而還燾常使昌侍左右常共單  
馬逐鹿溪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謂昌不可親燾曰天命有  
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復攻長安剋之定西走爲吐谷渾慕瓚所  
禽赫連氏有名衛臣者種落在朔方塞外部落千餘戶朔方以西  
西至上郡東西千餘里漢世徙謫民居之土地良沃苻堅時衛臣



入塞寄田春來秋去堅雲中護軍賈雍掠其田者獲生口馬牛羊  
堅悉以還之衛臣感恩遂稱臣入居塞內其後漸強盛衛臣死子  
佛佛驍猛有謀算遠近雜種皆附之姚興與相抗興覆軍喪衆前  
後非一關中爲之傷殘高祖入長安佛佛震懾不敢動高祖東還  
卽入寇北地安西將軍義真之歸也佛佛遣子昌破之青泥俘囚  
諸將帥遂有關中自稱尊號號年曰真興元年京兆人韋玄隱居  
養志有高名姚興備禮徵不起高祖辟爲相國掾宋臺通直郎又  
並不就佛佛召爲太子庶子玄應命佛佛大怒曰姚興及劉公相  
徵召並不起我有命卽至當以我殊類不可理其故耶殺之元嘉  
二年佛佛死昌立至是爲壽所兼壽西定隴右東滅黃龍海東諸  
國並遣朝貢太祖踐祚便有志北畧七年三月詔曰河南中國多  
湮沒非所遺黎庶炭每用矜懷今民和年豐方隅無事宜時經理

以固疆場可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  
兖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將軍段宏精騎八千直指虎牢  
豫州刺史劉德武勁勇一萬以相犄角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可權  
假節率見力三萬監征討諸軍事便速備辦月內悉發先遣殿中  
將軍田奇銜命告壽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  
不關河北壽大怒謂奇曰我生頭髮未燥便聞河南是我家地此  
豈可得河南必進軍今權當斂戍相避須冬行地淨河冰合自更  
取之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總統羣帥告司兗二州曰夫  
王者之兵以義德相濟非徒疆理土地恢廣經畧將以大庇蒼生  
保全黎庶是以蒙踐霜雪踰歷險難匡國寧民肅清四表昔我高  
祖武皇帝誕膺明命爰造區夏內夷篡逆外寧寇亂靈武紛紜雷  
動風舉軼龍堆聲浮雲朔陵天振地拔山蕩海於是華域肅清



謳歌允集王綱帝典煥哉惟文太和煙熅流澤洋溢中葉諒闇委  
政冢宰黠虜乘釁侵侮上國遂令司寇良民復蹈非所周鄭遺黎  
重隔王化聖皇踐祚重光開朗明哲柔遠以隆中興退夷慕義雲  
騰波涌方將蹈德履信被藝襲文增修業統作規于後勤施洽於  
三方惠和雍於北狄夫養魚者除其獮獺育禽者去其豺狼故智  
士研其慮勇夫厲其節嘉謀動蒼天精氣貫辰緯莫府忝任稟承  
廟算剪爪明衣誓不顧命提吳楚之勁卒總八州之銳士紅旗絳  
天素甲奪日虎步中原龍超河渚興雲散雨慰大旱之思弔民伐  
罪積後已之情師以順動何征而不克況乎遵養耆昧綏復境土  
而已哉昔淮泗初開狡徒縱逸王旅入關羣豎颺扇襄邑之戰素  
旗授首平城之役伏尸蔽野支解體分羽翼摧挫加以構難西虜  
結怨黃龍控弦燔滅首尾逼畏蜂屯蟻聚假息旦夕豈復能超蹈

長河以當堂堂之陳哉夫順從貴速歸德惡晚賞喪先附威加後  
服是以秦趙羈旅披榛委誠施綬乘軒剖符州郡慕容姚泓恃強  
作禍提挈萬里卒嬰鈇鉞皆目前之誠驗徃世之所知也聖上明  
發愛恤以道懷二州士民若能審決安危翻然革面率其支黨歸  
投軍門者當表言天臺隨才叙用如其迷心不俊竄首巢穴長圍  
旣周臨衝四至雖欲壺漿厥篚其可得乎幸加三思詳擇利害彥  
之進軍虜悉斂河南一戍歸河北太祖以前征虜司馬南廣平太  
守尹冲爲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二郡諸軍事  
奮威將軍司州刺史戍虎牢十一月虜大衆南渡河彥之敗退洛  
陽滑臺虎牢諸城竝爲虜所沒尹冲及司馬滎陽太守崔模抗節  
不降投壑死冲字子順天水冀人也先爲姚興吏部郎與興子廣  
平公弼結黨欲傾興太子泓泓立冲與弟弘俱逃叛南歸至是追



贈前將軍太祖與江夏王義恭書曰尹冲誠節志槩繼蹤古烈以爲傷惋不能已已上以滑臺戰守彌時遂至陷沒乃作詩曰逆虜亂疆場邊將嬰寇仇堅城效貞節攻戰無整休覆藩不可拾離機難復收勢謝歸塗單於焉見幽囚烈烈制邑守舍命蹈前脩忠臣表年暮貞柯見嚴秋楚莊投袂起終然報強讐去病辭高館卒獲舒國憂戎事諒未殄民患焉得瘳撫劒懷感激志氣若雲浮願想凌扶搖弭旆拂中州爪牙申威靈帷幄騁良籌華胥混殊風率土浹王猷惆悵懼遷逝北顧涕交流其後熹又遣使通好并求婚姻太祖每依違之十七年熹號太平真君元年十九年虜鎮東將軍武昌王宜勒庫莫提移書益梁二州往伐仇池侵其附屬而移書越詣徐州曰我大魏之興德配二儀與造化並立夏殷以前功業尚矣周秦以來赫赫堂堂垂耀先代逮我烈祖重之聖明應運龍

飛廓清燕趙聖朝承主業之資奮神武之畧遠定三秦西及葱嶺東平遼碣海隅復從北暨鍾山萬國納貢威風所扇想彼朝野備聞威德往者劉石苻姚遞據三郡司馬琅邪保守揚越綿綿連綿歷年紀數窮運改宋氏受終仍晉之舊遠通聘享故我朝廷解甲息心東南之畧是爲不欲違先故之大信也而彼方君臣苞藏禍心屢爲邊寇去庚午年密結赫連侵我牢洛致師徒喪敗舉軍囚俘我朝廷仁弘不窮人之非不遂人之過與彼交和前好無改昔南秦王楊玄識達天運於大化未及之前度越赫連遠歸忠款玄旣卽世弟難當忠節愈固上請納女連婚宸極任土貢珍自比內郡漢南白雉登俎御羞朝廷嘉之授以專征之任不圖彼朝計疆場之小疵不相關移竊興師旅亡我賓屬難當將其妻子及其同義告敗關下聖朝憮然顧謂羣臣曰彼之違信背和與牢洛爲



三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磬聲之臣助難當報復使持節侍中都督雍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建興公吐奚愛弼率南秦王楊難當自祁山南出直衝建安令南秦自遣信臣招集舊戶使持節侍中都督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故開府儀同三司淮陰公皮豹子員外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南益州刺史建德公庫拔阿浴河引出斜谷阨白馬之險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雍州刺史南平公娥後延出自駱谷直截漢水冠軍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建平公宗爨使持節員外散騎常侍千出自子午東襲梁漢使持節侍中都督荆梁南雍三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故晉譙王司馬文思寧遠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魯軌南趨荊州使持節都

督洛豫州及河內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南王直勒它大翰爲其後繼使持節侍中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領護西戎校尉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晉琅邪王司馬楚之南趣壽春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東安公刁雍東趣廣陵南至京口使持節侍中都督青兗徐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故晉元顯子司馬天助直趨濟南十道並進連營五千步騎百萬隱隱桓桓以此屠城何城不潰以此奮擊何堅不摧邵陵踐土區區齊晉尚能克勝強楚以致一匡況大魏以沙漠之突騎兼咸夏之勁卒哉若衆軍就臨將令南海北汎江湖南溢高岸墊爲浦澤深谷積爲丘陵晉餘黎民將雲集霧聚仇池之師旼陘山谷之中何能自固彼之所謂肆忿於目前之小得以至於敗亡之大失也昔信



陵君濟窮鳩之危義士歸之故我朝廷欲救難當投命之誠爲此舉動旣而愛惜前好猶復沈吟多殺生在一亡十仁者之所不爲吾等別愛後自馳檄相警書若攝兵還反復南秦之國則諸軍同罷好穆如初若距我義言很悞遂往敗國亡身必成噬臍之悔望所列上彼朝惠以報告徐州答移曰知以楊難當投命告敗北之窮鳩欲動衆以相存拯救危恤難有國者之所用心雖然移書之言亦已過矣何者楊氏先世以來受晉爵號修職守藩爲我西服十載之中再造逆亂號年建義猖狂妄作爲臣不忠宜加誅討又知難當稱臣彼國宜是顧畏首尾兩屬求全果是純臣服事於魏何宜與人和親而聽下縱逸昔景平之末國祚忠微彼乘我內難侵我耳亮是以七年治兵義在經畧三帥涉河秋毫不犯但崇此信誓下負約言耳彼伺我軍仍相掩襲俘我甲士翦我邊

民是彼有兩曲我有二直也司馬楚文思亡命竄伏魯軌刁雍寔爲蠱尾而擁其通逃開其壇場元顯無子焉得天助謬稱假託何足以云又譏竊興師旅不相關移若如來言又非所受黃龍國王受我正朔且渠茂虔父子歸款彼皆殘滅俘馘豈有先言況仇池奉晉十世事宋三葉尤伐所加何傷於彼僕聞師曲爲老義作亂雄言貴稱情不在夸大移書本詣梁益而謬來鄙府大人不遠幸無過談二十年燾以國授其太子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平暴除逆掃清不順武功旣昭而文教未闡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城內安逸百姓富昌軍國異容宜定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附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成其祿福古今不易之典也諸朕功臣懃勞日久皆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願神養壽朝請



隨時饗宴朕前論道陳謀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嗣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被列職皆取後進明能廣啟選才之路擇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主者明爲科制宣救施行於是王公以下上書太子皆稱臣首尾與表同唯用白紙爲異是歲燾伐芮芮虜大敗而還死者十六七不聽死家發哀犯者誅之二十三年虜安南平南府又移書兖州以南國僑置州不依城土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兖州荅移曰夫皇極肇建寔膺神明之符生民初載實稟冲和之氣故司牧之功宣於上代仁義之道興自諸華在昔有晉混一區宇九譯承風遐戎嚮附永嘉失御天綱圯裂石容苻姚遞乘非據或棲息趙魏或保聚邠岐我皇宋屬當歸曆受終晉氏北臨河濟西盡咸沂弔民伐罪流澤五都魏爾時祇德悔禍思用和輯交

通使命以祈天衷來移所謂分疆畫境其惡久定者也俄而不恒其信虞我國憂侵牢及洛至于清濟往歲入河且欲綏理舊城是以頓兵南澁秋毫無犯軍師不能奉遵廟算保有成功回旆之日重失司兖來移云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夫古有分土而無分民德之休明四方緝負昔周道方隆靈臺初構民之附化八十萬家彼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棄已縱威肆虐老弱無遺詳觀今古畧聽輿誦未有窮凶以延期安忍而懷衆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往年貴主獻書云強者爲雄斯則棄德任力逆行倒施有一於此何以能振復加欲游獵具區觀化南國今治道方融遠人必至開館節邸則有司存來歲元辰天人協慶鸞旗省方東巡稽嶺若欲邀恩宜赴茲會懷德貴蚤無或後期又稱馳獵積年野無飛伏此邦解網舍前矜蜚育穀七澤八藪禽獸豐碩



虞侯蒐算義非所恡三代肆覲其典雖缺呼韓入漢厥儀猶全饋  
餼之秋每存豐厚先是虜中謠言滅虜者吳也燾甚惡之二十三  
年北地瀘水人蓋吳年二十九於杏城天台舉兵反虜諸戎夷普  
並響應有衆十餘萬燾聞吳反惡其名累遣軍擊之輒敗吳上表  
歸順曰自靈祚南遷禍纏神土二京失統豹狼縱毒蒼元蹈犬噬  
之悲舊都哀荼蓼之痛臣以庸鄙杖義因機乘寇虜天亡之期藉  
二州思奮之憤故創迹天台爰暨咸雍義風一鼓率土響同威聲  
旣張士卒效勇師不崇朝羣狡震裂殄逆鱗於函關掃凶迹於秦  
土非仰協宋靈俯允羣願焉能若斯者哉今平城遺虐連兵大壇  
東西狼顧威形莫接長安孤危河洛不成平陽二孽世連土宇擁  
率部落控弦五萬東屯潼塞任質軍門私署安西將軍常山白廣  
平練甲高平進師汧隴北漠護軍結駟連騎提戈載驅胡蘭洛生

等部曲數千擬擊僞鎮闔境顛顛仰望皇澤伏願陛下給一旅之  
衆北陵河陝賜臣威儀兼給戎械進可以厭捍凶寇覆其巢窟退  
可以宣國威武鎮御舊京使中都自鳴鸞之響荒餘懷來蘇之德  
謹遣使人趙綰馳表丹誠燾遣軍屢敗乃自率大衆攻之吳又上  
表曰臣聞天無二日地無二主昔中都失統九域分崩群凶丘列  
於天邑飛鸞鷁目於四海先皇慈懷內發愍及戎荒翦僞羌於長  
安雪黎民之荼炭政教旣被民始寧蘇天未忘難禍亂仍起獫狁  
侏張侵暴中國使長安爲豺狼之墟鄴洛爲蜂蛇之藪縱毒生民  
虐流兆庶士女能言莫不歎憤傾首東望仰希拯接咸同旱苗之  
待天澤赤子之望慈親臣仰恩天時以義伐暴輒東西結連南北  
樹黨五州同盟迭相要契仰馮威靈千里雲集冀廓除榛莽以待  
上師義夫始臻莫不瓦解虜主二月四日傾資倒庫與臣連營接



刃交鋒無口不戰獲賊過半伏屍蔽野伏願特遣偏師賜垂拯接  
若天威旣震足使姦虜潰亡遺民小大咸蒙生造太祖詔曰北地  
蓋吳起衆秦川華戎響附奮其義勇頻煩克捷屢遣表疏遠效忠  
款志梟逆虜以立勲績宜加爵號褒獎乃誠可以爲使持節都督  
關隴諸軍事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軍界上以  
相援接燾攻吳大小數十戰不能剋太祖遣使送雍秦二州所統  
郡及金紫以下諸將印合一百二十一紐與吳使隨宜假授屠各  
反叛吳自攻之爲流矢所中死吳弟吾生率餘衆入木面山皆尋  
破散其年太原民顏白鹿私行入荒爲虜所錄相州刺史欲殺之  
白鹿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相州刺史送白鹿至桑乾燾  
喜曰我外家也使其司徒崔浩作書與驥使司徒祭酒王琦齎書  
隨白鹿南歸遣從弟高梁王以重軍延驥入太原界攻冀州刺史

申恬於歷城恬擊破之杜驥遣其寧朔府司馬夏侯祖歡中兵參  
軍吉淵馳往赴援虜破畧太原得二千餘口牛六千餘頭尋又寇  
交青冀三州遂及清東殺畧甚衆太祖思弘經畧詔羣臣曰吾少  
覽篇籍頗愛文義遊玄翫采未能怠卷自纓紉世務情兼家國徒  
存日昊終有慙德而區宇未一師僅代有永言斯瘼彌于其慮如  
疲疾稍增志隨時往屬思之功與事而廢殘虐遊魂齊民塗炭乃  
眷北顧無忘弘拯思總羣謀掃清逋逆感慨之來遂成短韻卿等  
體國情深亦當義篤其懷也詩曰季父鑿禍先辛生識機始崇替  
非無徵興廢要有以自昔淪中畿儵焉盈百祀不覩南雲陰但見  
胡風起亂極治必形塗泰由積否方欲滌遺氛矧乃穢邊鄙眷言  
悼斯民納隍良在已逝將振宏羅一麾同文軌時乎豈再來河清  
難久俟駘駟安尙步騏驎志千里梁傳畜義心伊相抱深耻賞契



將誰寄要之二三子無令齊晉朝取愧鄒魯士時壇場之民多相  
侵盜二十五年虜寧南將軍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庫辰樹蘭移書  
豫州曰僕以不德荷國榮寵受任邊州經理民物宣播政化鷹揚  
萬里雖盡節奉命未能令上化下布而下情上達也比者以來邊  
民擾動互有反逆無復爲害自取誅夷死亡之餘雉莩逃竄南入  
宋界聚合逆黨頻爲寇掠殺害良民畧取資財大爲民患此之界  
苟與彼通連兩民之居烟火相接來往不絕情僞繁興是以南姦  
北入北姦南叛以類推之日月彌甚姦宄之人數得侵盜之利雖  
加重法不可禁止僕常申令境局料其姦源而彼國牧守縱不禁  
御是以遂至滋蔓寇擾壇場譬猶蚤虱疥癬雖爲小疴令人終歲  
不安當今上國和通南北好合唯邊境民庶要約不明自古列國  
封疆有畔各自禁斷無復相侵如是可保之長久垂之永世故

上表臺閣馳書明曉自今以後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過自非聘  
使行人無得南北邊境之民煙火相望雞狗之聲相聞至老死不  
相往來不亦善乎又能此亡彼歸彼亡此致則自我國家所望於  
仁者之邦也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鐸荅移曰知以邊氓擾動  
多有叛逆欲杜絕姦宄兩息民患又欲迭送奔亡禁其來往申告  
嘉貺實獲厥心但彼和好以來矢言每缺侵軼之弊屢違義舉任  
情背畔專肆暴畧豈唯竊犯王黎乃害及行使頃誅討蠻髦事止  
畿服或有狐奔鼠竄逃首北境而輒便苞納待之若舊資其糧仗  
縱爲寇賊往歲擅興戎旅禍加孩耄罔顧善隣之約不惟壇域之  
限來示所云彼竝行之雖豐辭盈觀卽事違實與嫌長亂寔彼之  
由反以爲言將違躬厚之義壇場之民有自來矣且相期有素本  
不介懷若於本欲消姦弭暴永存匪石宜先謹封守斥遣諸亡驚



蹄逸鏃不妄入境則邊城之下外戶不閉王制嚴明豈當獨負來信若亡命奔越侵盜彼民斯固刑之所取無勞遠及自荷闡外思聞皇猷每申敕守宰務敦義讓往誠未布能不愧作當重約示以副至懷二十七年熹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初熹欲爲邊寇聲云獵於梁川太祖慮其侵犯淮泗廼敕邊戍小寇至則堅守拒之大衆來則拔民戶歸壽陽諸戍偵候不明虜奄來入境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鄭緄綏遠將軍汝南潁川二郡太守郭道隱並棄城奔走虜掠抄淮西六郡殺戮甚多攻圍懸瓠城城內戰士不滿千人先是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徐遵之去郡南平王鐸時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郡事憲嬰城固守熹盡銳以攻之憲自登郭城督戰起樓臨城飛矢雨集衝車攻破南城憲於內更築扞城一柵以補之虜肉薄攻城死者甚衆憲將士死傷亦過半熹唯恐

壽陽有救兵不以彭城爲慮熹遣從弟永昌王庫仁真步騎萬餘將所畧六郡口北屯汝陽時世祖鎮彭城太祖遣隊主吳香鑪乘驛敕世祖遣千騎齎三日糧襲之世祖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衆議舉別駕劉延孫爲元帥延孫辭不肯行舉參軍劉泰之自代世祖以問司馬王玄謨長史張暢暢等並贊成之乃分爲五軍以泰之爲元帥與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園左常侍杜幼文五人各領其一謙之領泰之軍嗣殿中參軍程天祚督戰至譙城更簡閱人馬得精騎千一百匹直向汝陽虜不意奇兵從北來大營在汝陽北去城三里許泰之等至虜都不覺馳入襲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營內有數區擅屋屋中皆有帳器仗甚精食具皆是金銀帳內諸大主師悉殺之諸亡口悉得東走大呼云官軍痛與手虜衆一時奔散因追



之行已經日人馬疲倦引還汝南城內有虜一幢馬步可五百登城望知秦之無後繼又有別帥鉅鹿公餘嵩自虎牢至因引出擊秦之秦之軍未食且戰已疲勞結陣未及定垣謙之先退因是驚亂棄仗奔走行迷道趨澗水深岸高人馬悉走水爭渡秦之獨不去曰喪敗如此何面復還下馬坐地爲虜所殺肇之溺水死天祚爲虜所執謙之定幼文及將士免者九百餘人馬至者四百匹世祖降安北之號爲鎮軍將軍玄謨延孫免官暢免所領沛郡謙之伏誅定幼文付尚方燾初聞汝陽敗又傳彭城有係軍大懼謂其衆曰但聞淮南遣軍乃復有奇兵出今年將墮人計中卽燒攻其欲走會秦之死問續至乃停壽陽遣劉康祖救懸瓠燾亦遣任城公拒康祖與戰破之斬任城燾攻城四十二日不拔死者甚多任城又死康祖救軍漸進乃委罪大將多所斬戮倍道奔走太祖

嘉憲固守詔曰右軍行參軍行汝南新蔡二郡軍事陳憲盡力捍禦全城摧寇忠敢之效宜加顯擢可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又以布萬匹委憲分賜汝南城內文武吏民戰守勤勞者燾雖不剋懸瓠而虜掠甚多南師屢無功爲燾所輕侮與太祖書曰彼前使間諜諂略姦人竊聞朱脩之申謨近復得胡崇之敗軍之將國有常刑乃皆用爲方州虞我之隙以自慰慶得我普鍾蔡一豎子何所損益無異得我舉國之民厚加奉養禽我甲將衛拔非其身各便鑠腰苦役以辱之觀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校以來非一朝一夕也頃關中盍吳返逆扇動隴右氏羌彼復使人就而誘勸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順從爲大丈夫之法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諂引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人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



後得我民戶邪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  
輸之攝守南度如此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守  
宰嚴供張之具來秋富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頃者往索  
真珠璫畧不相與今所馘截髑髏可當幾許珠璫也彼往日北通  
芮芮西結赫連蒙遜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  
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芮芮吳提以死其子菟害真襲其凶迹以  
今年二月復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  
往取以彼無足故不先致討諸方已定不復相釋我往之日彼作  
何方計爲塹城自守爲築垣以自鄣也彼土小雨水便迫掖彼能  
水中射我也我顯然往取揚州否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諜我已  
禽之放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旣  
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較邪彼非敵也

彼常願欲共我一過交戰我亦不疑復不是符堅何時與彼交戰  
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驅來不好  
者盡刺殺之近有穀米我都噉盡彼軍復欲食噉何物能過十日  
邪彼吳人正有所營使我亦知彼情離彼百里止宿雖彼軍三里  
安邏使首尾相次募人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頭何得不輸  
我也彼謂我攻城日當掘塹圍守欲出來斫營我亦不近城圍彼  
止築隄引水灌城取之彼揚州城南北門有兩江水此二水引用  
自可知人意也知彼公時舊臣都已殺盡彼臣若在年幾雖老猶  
有智策今已殺盡豈不天資我也取彼亦須我兵刃此有能祝婆  
羅門使鬼縛彼送來也此後復求通和聞太祖有北伐意又與書  
曰彼此和好居民連稷爲日已久而彼無厭誘我邊民其有往者  
復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即使驅還自天地啟闢以來爭天



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聞彼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傖人謂換易為博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土藥自可療其年大舉北討下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驅逼遺氓復規竊暴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謫因棘跂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并陳芮芮此春因其來掠掩襲窟種落畜牧所亡大半連歲相持于今未解又猜虐互發親黨誅殘根本危敝自相殘殄芮芮間使適至所說竝符遠輸誠款誓為犄角遐邇注情既宜赴獎且水雨豐澍舟楫流通經畧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太子步兵校尉沈

慶之鎮軍咨議參軍申坦等戈船一萬前驅入河使持節督青冀幽三州徐州之東安東莞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霄城侯蕭斌推三齊之鋒為之統帥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總四州之衆水陸竝驅太子左衛率始興縣五等侯臧質勒東宮禁兵統驍騎將軍安復縣開國侯王方回建武將軍安蠻司馬新康縣開國男劉康祖右軍參軍事梁坦步騎十萬逕造許洛使持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南平王鐸悉荆河之師方軌繼進東西齊舉宜有董一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領司徒錄尚書太子太傅國子祭酒江夏王義恭德望兼崇風畧遐被即可三府文武并被以中儀精卒出次徐方為衆軍節度別府司空府使所篤諸鎮各遣虎旅數道爭



先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綏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北秦三州  
刺史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大守劉  
弘宗連旗深入震盪汧隴護軍將軍封陽縣開國侯蕭思話部龍  
驤將軍枝坦寧遠將軍竟陵太守南城縣開國侯劉德願籍荆雍  
之勁攬羣師之銳宜由武關稜威震滂指授之宜委司空義宣議  
量是歲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  
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獻私財至數十萬者又以兵力不足尚書  
左僕射何尚之參議發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  
職從事及仕北徐兖爲皇弟皇子從事庶姓主簿諸皇弟皇子府  
參軍督護國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發例其餘悉倩暫行征符  
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手  
不問所從若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

軍用不克揚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資滿五千萬僧尼滿二  
千萬者竝四分換一過此率討事息卽還歷城建武府司馬申元  
吉率馬步闕餘人向碣磔取泗濱口虜碣磔戍主濟州刺史王買  
德憑城拒戰元吉破之買德棄城走獲奴婢一百四十口馬二百  
餘匹驢騾二百牛羊各千餘頭氈七百領麕細車三百五十乘地  
倉四十二所粟五十餘萬斛城內居民私儲又二十萬斛虜田五  
穀三百頃鐵三萬斤大小鐵器九千餘口餘器仗雜物稱此玄謨  
攻滑臺不剋燾自率大衆渡河玄謨敗走燾從弟永昌王庫仁真  
發關西兵趨汝潁從弟高梁王阿斗溼自青州道燾自碣磔竝南  
出諸鎮悉斂民保城其十一月至鄒山鄒山戍主宣威將軍魯陽  
平二郡太守崔耶利敗沒燾登鄒山見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  
遣楚王樹洛真南康侯杜道雋進軍清西至蕭城步尼公進軍清



東至留城世祖遣參軍馬文恭至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  
敬至留城竝爲覘候蕭城虜偃旗旌文恭斥候不明卒與相遇乃  
捨汴趣南山東至山而虜圍合文恭戰敗僅以身免玄敬亦與留  
城虜相值幢主華欽繼其後虜望玄敬後有軍引去趨苞橋至欲  
渡清河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虜謂官軍大至爭渡苞水  
水深溺死殆半先是熹遣員外散騎侍郎王老壽乘驛就太祖乞  
黃甘太祖餉甘十簿甘庶千挺并就求馬曰自頃歲成民阜朝野  
無虞春末當東巡吳會以盡游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搜  
長洲之苑舟楫雖盛寡於良駟想能惠以逸足令及此行老壽受  
命未出境虜兵深入乃錄還虜又破尉武戍執戍主左軍長兼行  
參軍王羅漢先是南平王鐸以三百人配羅漢出戍而尉武東北  
有小壘因據之或曰賊益不足自固南依甲林寇至易以免羅漢

以受命來此不可輒去是日虜攻之矢盡力屈遂沒虜法獲生將  
付其三郎大帥連鎖鎖頸後羅漢夜斷三郎頭抱鎖亡走得入盱  
眙城永昌王破劉康祖於尉武引衆向壽陽自青岡屯孫叔敖冢  
脅壽陽城又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鐸保城固守熹自彭城南出  
十二月於盱眙渡淮破胡崇之等軍留尚書韓元興數千人守盱  
眙自率大衆南向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阿斗渥出山陽永  
昌王於壽陽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殘害熹至瓜步壞民屋宇及  
伐蒹葦於滁口造箄筏聲欲渡江太祖大具水軍爲防禦之備初  
領軍將軍劉遵考率軍向彭城至小澗虜已斷道召還與左軍將  
軍尹弘守橫江少府劉興祖守白下建威將軍黃門侍郎蕭元崑  
守禪洲羽林左監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泰容守新洲下征  
北中兵參軍事向柳守貴洲司馬到元度守蒜山諮議參軍沈曇



慶守北固尚書褚湛之先行京陵仍守西津徐州從事史蕭尚之  
守練壁征北參軍管法祖守譙山徐州從事武仲河守博落尚書  
左丞劉伯龍守採石尋遷建武將軍淮南太守仍總守事遊邏上  
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畔自採石至于旣陽六七百  
里船艦蓋江旗甲星燭皇太子出戍石頭城前將軍徐湛之守石  
頭倉城都水使者樂詢尚書水部郎劉淵之竝以裝治失旨付建  
康乘輿數幸石頭及莫府山觀望形勢購能斬佛狸伐頭者封八  
千戶開國縣公賞布絹各萬匹金銀各百斤斬其子及弟僞相大  
軍主封四百戶開國縣侯布絹各五千疋自此以下各有差又募  
人賫治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虜竟不能傷壽鑿瓜步山爲盤道  
於其頂設氈屋壽不飲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一駱駝負  
三十斗遣使餉太祖駱駝名馬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

珍羞異味壽得黃甘卽噉之并大進鄴酒左右有耳語者疑食中  
有毒壽不荅以手指天而以孫兒示奇曰至此非唯欲爲功名實  
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豪又求嫁女與世祖二  
十八年正月朔壽會于山上并及土人會竟掠民戶燒邑屋而去  
虜初緣江舉烽火尹弘曰六夷如此必走正月二日果退初太祖  
聞虜寇逆焚燒廣陵城府船乘使廣陵南沛二郡太守劉懷之率  
人民一時渡江虜以海陵多陂澤不敢往山陽太守蕭僧珍亦歛  
居民及流奔百姓悉入城臺送糧仗給盱眙賊逼分留山陽又有  
數萬人攻具當往滑臺亦留付郡城內垂萬家戰士五千餘人有  
白米陂去郡數里僧珍逆下諸處水注令滿須賊至決以灌之虜  
旣至不敢停引去自廣陵還因攻盱眙盡銳攻城三十日不能剋  
乃燒攻具退走壽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殺畧不可稱計而



其士馬死傷過半國人竝尤之是歲燾病死謚爲太武皇帝初燾有六子長子晃字天真爲太子次曰晉王燾所住屠蘇爲疾雷擊屠蘇倒見厥殆死左右皆號泣晉王不悲燾怒賜死次曰秦王烏弈肝與晃對掌國事晃疾之愬其貪暴燾鞭之二百遣鎮枹罕次曰燕王次曰吳王名可博真次曰楚王名樹洛真燾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諸營鹵獲甚衆燾歸聞知大加搜檢晃懼謀殺燾燾乃詐死使其近習召晃迎喪於道執之及國罩以鐵籠尋殺之以烏弈肝有武用以爲太子會燾死使嬖人宗愛立博真爲後宗愛博真恐爲弈肝所危矯殺之而自立號年承平博真懦弱不爲國人所附晃子濬字烏雷直勤素爲燾所愛燕王謂國人曰博真非正不宜立直懃嫡孫應立耳乃殺博真及宗愛而立濬爲主號年爲正平先是虜寧南將軍魯爽兄弟率衆歸順二十九年太祖更遣

張永王玄謨及爽等北伐青州刺史劉興祖建議伐河北曰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意外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伐罪弔民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關內之衆裁足自守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已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資因爲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城守之外可有二千人今更發三千兵假別駕崔勳之振威將軍領所發隊并二州望族從葢柳津直衝中山申坦率歷城之衆可有二千駱驛俱進較略二軍可七千許人旣入其心腹調租發車以克軍用若前驅乘勝張永及河南衆軍便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愚計謬允宜竝建司牧撫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嶺冀州刺史向井陘并州刺史屯雁門幽州刺史塞軍都相州刺史備大行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濟河



之日請大統版假常忿將率憚於深遠勲之等慷慨之誠誓必死效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不納玄謨攻碣磔不克退還世祖卽位索虜求互市江夏王義恭竟陵王誕建平王宏何尚之何偃以爲宜許柳元景王玄謨顧竣謝莊檀和之褚湛之以爲不宜許時遂通之大明二年虜寇青州爲刺史顏師伯所破退走前廢帝永光元年濬死謚文成皇帝子弘之字弟豆胤代立景和中北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昶單騎奔虜太宗泰始初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逆四方反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主崔道固等亦各舉兵虜謀欲納昶下書曰易稱利用行師書云恭行天罰必觀時而後施因機而後舉故夏伐有扈四海以平晉定吳會萬方以壹今宗室衰微凶難洊起國有殺君之逆邦罹崩離之

難起自蕭牆疊流合境僞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北交青冀幽七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義陽王昶踵微子之蹤蹈項伯之迹知機體運歸款闕庭朕錫以顯爵班同親舊昶弟湘東王進不能扶危定傾退不能降身高謝阻兵安忍篡位自立旣無闔閭靜亂之功而有無知悖禮之變怠棄三正慢易天常覆敗之徵旣兆危亡之應已著僞江州刺史晉安王復稱大號自立一隅荆郢二州刺史安陸臨海王劉子綏子頊大擅威令不相抵伏徐州刺史彭城鎮主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主崔道固等皆彼之要藩懼及禍難擁衆獨據各無定主仰觀天象俯察人謀六軍燹伐之期率土同軌之日朕承休烈屬當秦運思播靈武廓寧九服豈可得臨萬乘之機邁時來之遇而不討其讎逆振其艱患哉今可分命諸軍以行九伐使



特節征東大將軍安定王直懃伐伏玄侍中尚書左僕射安西大將軍平北公直懃美晨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平北將軍山陽公呂羅漢領隴右之衆五萬沿漢而東直指襄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勃海王直懃天賜侍中尚書令安東大將軍始平王直懃渴言侯散騎常侍殿中尚書令安西將軍西陽王直懃蓋戶千領幽冀之衆七萬濱海而南直指東陽使持節征南將軍京兆王直懃子侍中司徒安南大將軍新建王獨孤侯尼須散騎常侍西平公韓道人領江雍之衆八萬出洛陽直至壽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宜陽王直懃新成侍中太尉征東大將軍直懃駕頭拔羽直征東將軍北平公拔敦及義陽王劉昶領定相之衆十萬出濟交直造彭城與諸軍剋期到會于秣陵納昶反國定其社稷使荆陽沾德義之風江漢被來蘇之惠邊疆將吏不得因宋衰亂有所侵損以傷

我國家存救之義主者明宣所部咸使聞知稱朕意焉既而晉安王子勛事平太宗遣張永沈攸之北討薛安都大懼遣使引虜虜遣萬騎救之永攸之敗退虜攻青冀二州竝剋執沈文秀崔道固又下書朕承天序臨御兆民思闡皇風以隆治道而荆吳僭傲跨時一方天降其殃以罰有罪纂戮發於蕭牆毒害嬰於群庶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深體逆順歸誠獻款遭難已久饑饉荐臻或以糊口之功私力竊盜或不識王命藏竄山藪或爲囚徒先被執繫元元之命甚可哀愍其曲赦淮北三州之民自天安二年正月三十日壬寅昧爽以前諸犯死罪以下繫囚見徒一切原遣唯子殺父母孫殺祖父母弟殺兄妻殺夫奴殺主不從赦例若亡命山澤百日不首復其初罪今陽春之初東作方興三州之民各安其業以就農桑有饑窮不自存通其市糶之路鎮統之主



勲加慰納遵用輕典以莅新化若綏導失中令民逃亡加罪無縱其普宣下咸使聞知朕意焉此後虜復和親信餉歲至朝庭亦厚相報答泰豫元年虜狹石鎮主白虎公安陽鎮主莫索公貞陽鎮主鷲落生襄陽王桓天生等引山蠻馬步二萬餘人攻圍義陽縣義陽戍司州刺史王贍遣從弟司空行參軍思遠撫軍行參軍王叔瑜擊大破之虜退走自索虜破慕容蠻馬二萬餘人攻圍義陽據有中國而芮芮虜有其故地蓋漢世匈奴之北庭也芮芮一號大檀又號檀檀亦匈奴別種自西路通京師三萬餘里僭稱大號部衆殷強歲時遣使詣京師與中國亢禮西域諸國焉者鄯善龜茲姑墨東道諸國竝役屬之無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氈帳爲居隨所遷徙其土地深山則當夏積雪平地則極望數千里野無青草地氣寒涼馬牛齧枯皴雪自然肥健國政疎簡不識文書刻木以

記事其後漸知書契至今頗有學者去北海千餘里與丁零相接常南擊索虜世爲仇讐故朝廷每羈縻之其東有槃槃國趙昌國渡流沙萬里又有粟特國太祖世竝奉表貢獻粟特大明中遣使獻生獅子火浣布汗血馬道中遇寇失之

史臣曰久矣匈奴之與中國竝也自漢氏以前綿跨年世紛梗外區驚震中寓周無上算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間外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開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晉始姦黠漸著密邇畿封窺候壇場俘民略畜者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後風雅雖喪五胡遞襲翦覆諸華及涉珪以鐵馬長驅席卷趙魏負其衆力遂與上國爭衡矣高祖宏圖盛畧欲以苞括宇宙爲念逮于懸旗清洛飲馬長涇北狄劔銳挫鋒閉重嶮而自固于時戎車外動王命相屬裳冕委蛇軺軒繼路舊老懷思古之情行人或爲



之殞涕自是關河響動表裏寧壹宮車甫晏我心外駭覆我牢滑  
翦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寇而兵無勝畧棄師殞衆委甲  
橫原指州亘水荆吳銳卒逸氣未攄偏城孤將銜冤就虜遂蹙境  
延寇僅保清東自是兵摧勢弱邊隙稍廣壯騎陵突鳴鏑日至芻  
牧年傷禾麥歲犯小則囚虜吏民大則俘執長守羽書繼塗奔命  
相屬青徐兗冀之間蕭然矣而自木末以來竝有賢才狡算妙識  
兵權深通戰術屬韃凌厲氣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群虜至  
於狸伐篡僞彌煽凶威英圖武畧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驚勇檀石  
之驍強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地兼萬里雖  
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氓戎落衆力兼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  
而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內鎮群  
心外御群寇役竭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

既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翦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踣高天  
踏厚地而無所控告強者爲轉屍弱者爲繫虜自江淮至于清濟  
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雞吠犬時  
歲唯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  
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至於乳鷁赴時銜泥靡託一枝之間連窠  
十數春雨裁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吳宮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  
之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深復興外畧頓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  
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疆軼戍于歲  
連屬逮秦始構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高祖劬勞日昊  
思一區宇於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弃司  
寇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爲茂草豈直天時抑由人事夫地  
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關



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梗柟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氈裘之民可以決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或可乎虞詡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徒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宋書卷九

列傳第五十五

晉書卷九

宋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晉書卷九十六

鮮卑吐谷渾

阿柴虜吐谷渾遼東鮮卑也父奔洛韓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若洛廐別為慕容氏渾廐長廐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廐二部俱牧馬馬鬪相傷廐怒遣信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致鬪爭相傷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鬪鬪在於馬而怒及人邪永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於是擁馬西行日移一頓頓八十里經數頓廐悔悟深自咎責遣舊父老及長史乙那樓追渾令還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又卜筮之言先公有二子福胙並流子孫我是卑廐理無並大今以馬致別殆天所啟諸君試擁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



樓喜拜曰處可寒虜言處可寒宋言爾官家也即使所從二千騎其遮馬令回不盈三百步歛然悲鳴突走聲若積山如是者十餘輩一向一遠樓方屈又跪曰可寒此非復人事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孫並應昌盛庖當傳子及曾孫玄孫其間可百餘年我乃玄孫間始當顯耳於是遂西附陰山遭晉亂遂得上隴後庖追思渾作阿于之歌鮮卑呼兄爲阿于庖子孫竊號以此歌爲輦後大曲渾旣上隴出罕开西零西零今之西平郡罕开今枹罕縣自枹罕以東千餘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鼎城龍涸自洮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居以肉駱爲糧西北諸雜種謂之爲阿柴虜渾年七十二死有子六十人長吐延嗣吐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爲鼎城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體呼子葉延語其大將絕拔渥曰吾氣絕棺斂訖便遠去保白蘭白蘭地旣嶮

遠又上俗懦弱易爲控御葉延小意乃欲授與餘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矣抽劍而死嗣位十三年年三十五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爲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中則喜不中則號叫泣涕其母曰讎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朝自苦如此葉延嗚咽不自勝答母曰誠知無益然葉延用極之心不勝其痛耳性至孝母病三日不能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傳自謂曾祖弈洛韓始封昌黎公曰吾爲公孫之子案禮公孫之子得氏王父字命姓爲吐谷渾氏嗣立二十三年年四十三有子四人長子碎奚立碎奚性純謹三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大將共誅之碎奚憂哀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爲世子委之事號曰莫賀郎莫賀宋言父也碎奚遂以憂死在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二有子六人子視連以父



憂卒不遊娛不酣宴在位十五年年四十一有子二人長曰視熙  
次烏紇提視熙嗣立十一年年四十二子樹洛于等並小弟烏紇  
提立紇提立八年年三十五視罷子樹洛于立自稱車騎將軍義  
熙初也樹洛于死弟阿豺自稱驃騎將軍譙縱亂蜀阿豺遣其從  
子西疆公吐谷渾救來泥拓土至龍涸平康少帝景平中阿豺遣  
使上表獻方物詔曰吐谷渾阿豺介在遐表慕義可嘉宜有寵任  
今酬其來款可督塞表諸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未及  
拜受太祖元嘉三年又詔加除命未至而阿豺死弟慕瓚立六年  
表曰大宋應運四海宅心臣亡兄阿豺慕義天朝款情素著去年  
七月五日謁者董湛至宣傳明詔顯授榮爵而臣私門不幸亡兄  
見背臣以懦弱負荷後任然天恩所報本在臣門若更反覆懼停  
信命輒拜受寵任奉遵上旨伏願詳處更授章策七年詔曰吐谷

渾慕瓚兄弟慕義至誠可嘉宜授策爵以甄忠款可督塞表諸軍  
事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先是晉末金城東允街縣胡人乞  
伏乾歸擁部眾據洮河罕开自號隴西公乾歸死子熾磐立遣使  
詣晉朝歸順以為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平西將軍公如故高  
祖即位進號安西大將軍熾磐死子茂蔓立慕瓚前後屢遣軍擊  
茂蔓率部落東奔隴右慕瓚據有其地是歲赫連定於長安為索  
虜拓跋燾所攻擁秦戶口十餘萬西次罕开欲向涼州慕瓚距擊  
大破之生擒燾遣使求慕瓚以定與之九年慕瓚遣司馬趙敘  
奉貢獻并言二萬人捷太祖加其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  
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領護羌校尉進爵  
隴西王弟慕延為平東將軍慕瓚兄樹洛于子拾寅為平北將軍  
阿豺子煒代鎮軍將軍詔慕瓚南國將士昔沒在佛佛者竝悉致



慕瓚遣送朱昕之等五十五戶一百五十四人慕瓚死弟慕延立  
遣使奉表十五年除慕延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  
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十六  
年改封河南王其年以拾虔弟拾寅爲平西將軍慕延庶長子繁  
暉爲撫軍將軍慕延嫡子煥爲左將軍河南王世子十九年追贈  
阿豺本號安西秦沙三州諸軍事沙州刺史領護羌校尉隴西王  
索虜拓跋壽遣軍擊慕延大破之慕延率部落西奔白蘭攻破于  
闐國慮虜復至二十七年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  
龍涸越雋門并求牽車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太  
祖賜以牽車若虜至不自立聽入越雋虜竟不至也慕延死拾寅  
自立二十九年以拾寅爲使持節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安西  
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拾寅東破索虜加開

府儀同三司世祖大明五年拾寅遣使獻善舞馬四角羊皇太子  
王公以下上舞馬歌者二十七首太宗泰始三年進號征西大將  
軍五年拾寅奉表獻方物以弟拾皮爲平西將軍金城公前廢帝  
又進號車騎大將軍其國西有黃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  
里不生草木沙州因此爲號屈真川有鹽池甘谷嶺北有雀鼠同  
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  
穴白蘭土出黃金銅鐵其國雖隨水草大抵治慕賀州

史臣曰吐谷渾逐艸依泉擅疆塞表毛衣肉食取資佃畜而錦組  
繒紈見珍殊俗徒以商譯往來故禮同北面自昔哲王雖存柔遠  
要荒回隔禮文弗被大不過子義著春秋晉宋垂典不修古則遂  
爵班上等秩擬台光辨髮稱賀非尚簪冕言語不通寧敷家職雖  
復苞篚歲臻事惟賈道金罽氍毹非用斯急送迂煩擾獲不如亡



若令肅慎年朝越裳歲饗固不容以異見書取高前策聖人謂之  
荒服此言蓋有以也

宋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夷蠻

南夷西南夷大抵在交州之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  
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船舉帆道里不可詳知外國諸夷雖言  
里數非定實也

南夷林邑國高祖永初二年林邑王范陽邁遣使貢獻卽加除授  
太祖元嘉初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聚眾欲  
討之聞有代乃止七年陽邁遣使自陳與交州不睦求蒙恕宥八  
年又遣樓船百餘寇九德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  
相道生三千人赴討攻區粟城不尅引還林邑欲伐交州借兵於  
扶南王扶南不從十年陽邁遣使上表獻方物求領交州詔答以



道遠不許二十五十六十八年頻遣貢獻而寇盜不已所貢亦  
陋薄太祖忿其違傲二十三年使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伐  
之遣太尉府振武將軍宗慤受和之節度之和之遣府司馬蕭景憲  
爲前鋒慤仍領景憲軍副陽邁聞將見討遣使上表求還所略日  
南民戶奉獻國珍太祖詔和之陽邁果有款誠許其歸順其年二  
月軍至朱梧戍遣府戶曹參軍日南太守姜仲基前部賊曹參軍  
嶠弘民隨傳詔畢願高精奴等宣揚恩旨陽邁執仲基精奴等二  
十八人遣弘民反命外言歸款猜防愈嚴景憲等乃進軍向區粟  
城陽邁遣大帥范扶龍大戍區粟又遣水步軍徑至景憲破其外  
救盡銳攻城五月剋之斬扶龍大首獲金銀雜物不可勝計乘勝  
追討卽剋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奔逃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  
上嘉將帥之功詔曰林邑介恃遐險久稽王誅龍驤將軍交州刺

史檀和之忠果到列思略經濟稟命攻討萬里推鋒法命肅齊文  
武畢力潔已奉公以身率下故能立勲海外震服殊俗宜加褒飾  
參管近侍可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行建武將軍龍驤司馬蕭景  
憲協贊軍首勤捷顯著總勒前驅剋殄巢穴必能威服荒夷撫懷  
民庶可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交  
州刺史龍驤司馬童林之九真太守傅蔚祖戰死並贈給事中世  
祖孝建二年林邑又遣長史范龍跋奉使貢獻除龍跋楊武將軍  
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成又遣長史范流奉表獻金銀器及香布  
諸物太宗泰豫元年又遣使獻方物初檀和之被徵至豫章值豫  
章民胡誕世等反因討平之并論林邑功封社縣子食邑四百戶  
和之高平金鄉人檀憑子也太祖元嘉二十七年自太子左衛率  
爲世祖鎮軍司馬輔國將軍彭城太守元凶弒立以爲西中郎將



雅州刺史世祖入討加輔國將軍統豫州戍事因出南奔世祖卽位以爲右衛將軍孝建二年除輔國將軍豫州刺史不行復爲右衛加散騎常侍三年出爲南兖州刺史坐酣飲贖貨迎獄中女子入內免官禁錮其年卒追贈左將軍謚曰襄子廣州諸山並狸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爲侵暴歷世患苦之世祖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檀歸順拜龍驤將軍四年檀表乞官軍征討未附乃以檀爲高興太守將軍如故遣前朱提太守費沈龍驤將軍武期率衆南伐并通朱崖道並無功輒殺檀而反沈下獄死

扶南國太祖元嘉十一十二年國王持黎跋摩遣使奉獻西南夷訶羅隨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國界城郭莊嚴清淨無穢四衢交通廣博平坦臺殿羅列狀若衆山莊嚴微妙猶如天宮聖王出時四兵具足導從無

數以爲守衛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珍賄無量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遊集三乘競進敷演正法雲布雨潤四海流通萬國交會長江眇漫清淨深廣有生成資莫能銷穢陰陽調和災厲不行誰有斯美大宋揚都聖王無倫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物平等忍辱怨親無二濟乏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達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羣臣貞潔盡忠奉主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真主臣是訶羅隨國王名曰堅鎧今敬稽首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表此丹誠所遣二人一名毗紉一名婆田今到天子足下堅鎧微淺誰能知者是故今遣二人表此微心此情旣果雖死猶生仰惟大國藩守曠遠我卽邊方藩守之一上國臣民普蒙慈澤願垂恩逮等彼僕臣臣國先時人衆殷盛不爲諸國所見陵迫今轉衰弱隣國競侵



伏願聖王遠垂覆護并市易往反不爲禁閉若見哀念願時遣還  
令此諸國不見輕侮亦令大王名聲普聞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今  
遣二人是臣同心有所宣啓誠實可信願勅廣州特遣舶還不令  
所在有所陵奪願自今以後賜年年奉使今奉微物願垂哀納  
呵羅單國治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赤鸚鵡鳥天竺  
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十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  
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爲世間道是名  
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村邑聚  
落次第羅匝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宮殿高廣樓閣莊嚴四兵具  
足能伏怨敵國土豐樂無諸患難奉承先王正法治化人民良善  
慶無不利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八味清淨周匝屈曲順  
趣大海一切衆生成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宋

楊都承嗣常勝大王之業德合天心仁蔭四海聖智周備化無不  
順雖人是天護世降生功德寶藏大悲救世爲我尊主常勝天子  
是故至誠五體敬禮阿羅單國王毗沙跋摩稽首問訊其後爲子  
所篡奪十三年又上表曰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群生想  
好具足天龍神等恭敬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  
初闕間自蒙普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顏色照耀  
威儀殊勝諸天龍神之所恭敬以正法寶梵行衆僧莊嚴國土人  
民熾盛安隱快樂城閣高峻如乾他山衆多勇士守護此城樓閣  
莊嚴道巷平正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最殊勝吉揚州  
城無憂天主愍念群生安樂民人律儀清淨慈心深廣正法治化  
共養三寶名稱遠至一切並聞民人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  
界之主一切人天恭敬作禮呵羅單跋摩以頂禮足猶如現前以



體布地如殿陛道供養恭敬如奉世尊以頂著地曲躬問訊忝承先業嘉慶無量忽爲惡子所見爭奪遂失本國今唯一心歸誠天子以自存命今遣毗紐問訊大家意欲自往歸誠宣訴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命得存亦由毗紐此人忠志其恩難報此是大家國今爲惡子所奪而見驅擯意頗忿惋規欲雪復伏願大家聽毗紐買諸鎧仗袍襖及馬願爲料理毗紐使得時還前遣闍邪仙婆羅訶蒙大家厚賜悉惡子奪去啓大家使知今奉薄獻願垂納受此後又遣使二十六年太祖詔曰訶羅單婆皇婆達三國頻越遐海款化納貢遠誠宜甄可竝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曰惟汝慕義款化效誠荒遐恩之所洽殊遠必甄用敷典章顯茲策授爾其欽奉凝命永固厥職可不慎歟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婆和沙彌獻方物婆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婆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四十一

種太祖策命之爲婆皇國王曰惟爾仰政邊城率貢來庭皇澤凱被無幽不洽宜班典策授茲嘉命爾其祇順禮度式保厥終可不慎歟二十八年復貢獻世祖孝建三年又遣長史竺那婆智奉表獻方物以那婆智爲振威將軍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太宗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太宗以其長史竺須羅達前長史振威將軍竺那婆智竝爲龍驤將軍

婆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獻方物太祖策命之爲婆達國王曰惟爾仰化懷誠馳慕聲教皇風遐暨荒服來款是用加茲顯策式甄義順尔其祇順憲典永終休福可不慎歟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復遣使獻方物

闍婆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陀阿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王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



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于涅槃舍利流布起无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閭浮提內莫不來報悉以茲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遙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陀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陀婆所啓願見信受諸有所情唯願賜聽今奉微物以表微心

師子國元嘉五年國王刹利摩訶南奉表曰謹白大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外無往不伏方國諸王莫不遣信奉獻以表歸德

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修德爲正不嚴而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在已欲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託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臺像以爲信誓信還願垂音告至十二年又復遣使奉獻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曰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清淨猶如化城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聖王出遊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萬邦歸仰國富如海國中衆生奉順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施羣生無所遺惜帝修淨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諸沈溺群寮百官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天魔降伏莫不歸化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聖賢承業如日月天於彼真丹最爲殊勝臣之所住名迦毗河東際于海其城四邊悉紫紺石首



羅天護令國安隱國王相承未嘗斷絕國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  
來集共遵道法諸寺舍中皆七寶形像衆妙供具如先王法臣自  
修檢不犯道禁臣名月愛棄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善群臣百  
官悉自安隱今以此國群臣吏民山川珍寶一切歸屬五體歸誠  
大王足下山海遐隔無由朝覲宗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  
魔悉達使主名尼陀達此人由來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誠  
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  
令治國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反使還願賜一  
使具宣聖命備勅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反所白如是願加哀愍  
奉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太宗泰始二  
年又遣使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彌並爲建威將軍元嘉十  
八年蘇摩黎國王那隣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世祖孝建二年斤

隋利國王釋婆羅那隣陀遣長史竺留陀及多獻金銀寶器後廢  
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凡此諸國皆事佛道佛道自後漢  
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自帝王至于庶民莫不歸心  
經誥充積訓義深遠別爲一家之學焉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  
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進可以擊  
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  
爲重舊宇頽弛曾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相誇尚甲第顯宅於茲  
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建中越制宜加裁  
檢不爲之防流道未息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  
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所二千石通辭郡依事列言本州須許  
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林苑悉  
沒入官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世祖大明二年有曇標



道人與羌人高闡謀反上因是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  
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亂風俗人神交  
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加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  
誠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  
行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義並  
不果行大明六年世祖使有司奏曰臣聞邃宇崇居非期宏峻拳  
跪槃伏非止敬恭將以施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  
條分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爲教邊自龍堆反經提傳  
訓遐事遠練生瑩識恒俗稱難宗旨緬謝微言淪隔拘文蔽道在  
末彌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隨方之眇迹迷製化之淵義  
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遭道人斯拜目連桑門  
過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體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體萬乘者

哉故成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群  
流仰鏡九仙畫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舍弗臣之氓陛席之間  
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  
沙門接見比當盡虔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遂  
矣詔可前廢帝初復舊世祖寵姬殷貴妃薨爲之立寺貴妃子子  
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爲寺號前廢帝殺子鸞乃毀廢新安寺驅  
斤僧徒尋又毀中興天寶諸寺太宗定亂下令曰先帝建中興及  
新安諸寺所以長世垂範弘宣盛化頃遇昏虐法像殘毀師徒奔  
迸甚以矜懷妙訓淵謨有扶名教可招集舊僧普各還本並使材  
官隨宜修復宋世名僧有道生道生彭城人也父爲廣武令生出  
家爲沙門法大弟子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  
頓悟義時人推服之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沙門慧琳爲之誄慧



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內之學  
爲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其詞曰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  
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  
罔遺筌聰叡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  
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於是  
白學訪其所以不逮云余白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所言之空  
無同異乎黑曰異釋氏卽物爲空空物爲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  
爲異安得同乎白曰釋氏空物物信空邪黑曰然空又空不翅於  
空矣白曰三儀靈長於宇宙萬品盈生於天地孰是空哉黑曰空  
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體也今構群材以成大厦罔專寢之實  
積一毫以致合抱無擅木之體有生莫俄頃之留太士茂累息之  
固興滅無常因緣無主所空在於性理所難據於事用吾以爲悞

矣白曰所言實相空者其如是乎黑曰然白曰浮變之理交於目  
前視聽者之所同了邪解之以登道場重之以輕異學誠未見其  
淵深黑曰斯理若近求之實遠夫情之所重者虛事之可重者實  
今虛其真實離其浮僞愛欲之惑不得不去愛去而道場不登者  
吾不知所以相曉也白曰今析豪空樹無缺垂蔭之茂離材虛室  
不損輪奐之美明無常增其惛蔭之情陳若偏篤其競辰之慮貝  
錦以繁采發輝和羹以鹽梅致旨齊侯追爽鳩之樂燕王無延年  
之術恐和合之辯危脆之教正足懲其嗜好之欲無以傾其愛競  
之惑也黑曰斯固理絕於諸華墳素莫之及也白曰山高累卑之  
辭川樹積小之詠舟壑火傳之談堅白唐肆之論蓋盈於中國矣  
非理之與故不舉以爲教本耳子固以遺情遺累虛心爲道而據  
事剖析者更由指掌之間乎黑曰周孔爲教正及一世不見來生



無窮之緣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效止於榮  
祿誅責極於窮賤視聽之外冥然不知良可悲矣釋迦闢無窮之  
業拔重關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救群生  
不足勝其化敘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  
長歸乘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澤靡不覃先覺翻翔於上世  
後悟騰翥而不紹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曰固能大其  
言矣今効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罔纖介之異勤誠者不覩善  
救之貌篤學者弗剋陵虛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願之叟咨  
嗟金剛之固安覲不朽之質苟於事不符宜尋立言之指遺其所  
寄之說也且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義而蹈道懼地獄以救身孰  
與從理以端心禮拜以求免罪不由祇肅之意施一以激百倍弗  
乘無恡之情美泥洹之樂生耽逸之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

近欲未弭遠利又興雖言菩薩無欲群生固以有欲矣甫救交敝  
之氓永開利競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黑曰不然若不示以來  
生之欲何以權其當生之滯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奪此  
俄頃要彼無窮若弗勤春稼秋穡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庶慮者  
長淪於九泉之下矣白曰異哉何所務之乖也道在無欲而以有  
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長迷於幽都永謬滯於昧谷遼遠  
闡楚其可見乎所謂積漸者日損之謂也當先遺其所輕然後忘  
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白自生耳豈得以少要多以僞易妙俯仰  
之間非利不動利之所蕩其有極哉乃丹青眩媚綵之目土木夸  
好壯之心興糜廢之道單九服之財樹無用之事割群生之急致  
營造之計成私樹之權務勸化之業結師黨之勢苦節以要厲精  
之譽護法以展陵競之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是以周孔敦俗弗



關視聽之外老莊陶風謹守性分而已黑曰三遊本於仁義盜跖資於五善聖跡之敝豈有內外且黃老之家符章之偽水祝之誣不可勝論子安於彼駭於此玩於濁水違於清淵耳白曰有跡不能不敝有術不能無偽此乃聖人所以桎梏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遂以成俗不正其敝反以爲高耳至若淫妄之徒世自近鄙源流蔑然因不足論黑曰釋氏之教專救夷俗便無取於諸華邪白曰曷爲其然爲則開端宜懷屬緒愛物去殺尚施周人息心遺榮華之願大士布兼濟之念仁義玄一者何以尚之惜乎幽旨不亮末流爲累耳黑曰子之論善殆同矣便事盡於生乎白曰幽冥之理固不極於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釋迦辨而不實將宜廢其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請嘗言之夫道之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帥之以勸戒者循利而遷善故甘辭興於有欲而滅於悟理淡說

行於天解而息於貪僞是以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杜幽闇者冥符於姬孔閉其兌由斯論之言之者未必遠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失但知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耳殊塗而同歸者不得守其發輪之轍也論行於世舊僧謂其貶黜釋氏欲加擯斥大祖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注孝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於世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在東安寺學行精整爲道俗所推時鬪場寺多禪僧京師爲之語曰鬪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世祖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其名答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於京都多出新經勝鬘經尤見重內學



東夷高句驪國全治漢之遼東郡高句驪王高璉晉安帝義熙九年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赭白馬以璉爲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高祖踐阼詔曰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璉使持節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映並執義海外遠修貢職惟新告始宜荷國休璉可征東大將軍映可鎮東大將軍持節都督王公如故三年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軍事少帝景平二年璉遣長史馬婁等詣闕獻方物遣使慰勞之曰皇帝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纂戎東服庸績繼勳惠既彰款誠亦著踰遼越海納貢本朝朕以不德忝承鴻緒永懷先蹤思覃遺澤今遣謁者朱邵伯副謁者王邵子等宣旨慰勞其茂康惠政永隆厥功式昭徃命稱朕意焉先是鮮卑慕容寶治中山

爲索虜所破東走黃龍義熙初寶弟熙爲其下馮跋所殺跋自立爲主自號燕王以其治黃龍城故謂之黃龍國跋死子弘立屢爲索虜所攻不能下太祖世每歲遣使獻方物元嘉十二年賜加除授十五年復爲索虜所攻弘敗走奔高驪北豐城表求迎接太祖遣使王白駒趙次興迎之并令高驪料理資遣璉不欲使弘南乃遣將孫漱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掩討漱等生禽漱殺高仇等二人璉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白駒等下獄見原璉每歲遣使十六年太祖欲北討詔璉送馬璉獻馬八百匹世祖孝建二年璉遣長史董騰奉表慰國哀再周并獻方物大明三年又獻肅慎氏楛矢石柸七年詔曰使持節散騎常侍督平營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璉世事忠義作藩海外誠係本朝志剪殘險通譯沙表克宣王



猷宜加褒進以旌純節可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公如故太宗泰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絕

百濟國本與高驪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其後高驪略有遼東百濟略有遼西百濟所治謂之晉平郡晉平縣義熙十二年以百濟王餘映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高祖踐祚進號鎮東大將軍少帝景平二年映遣長史張威詣闕貢獻元嘉二年太祖詔之曰皇帝問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累葉忠順越海効誠遠王纂戎聿修先業慕義旣彰厥懷亦款浮桴驅水獻琛執贄故嗣位方任以藩東服勉勗所莅無墜前蹤今遣兼謁者閻丘思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宣旨慰勞稱朕意其後每歲遣使奉表獻方物七年百濟王餘毗復修貢職以映爵號授之二十七年毗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西河太守

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竝與之毗死子慶代立世祖大明元年遣使求除授詔許二年慶遣使上表曰臣國累葉偏受殊恩文武良輔世蒙朝爵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等十一人忠勤宜在顯進伏願垂愍並聽賜除仍以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爲冠軍將軍以行征虜將軍左賢王餘昆行征虜將軍餘暈竝爲征虜將軍以行輔國將軍餘都餘又並爲輔國將軍以行龍驤將軍沐矜餘爵並爲龍驤將軍以行寧朔將軍餘流糜貴並爲寧朔將軍以行建武將軍于西餘婁竝爲建武將軍太宗泰始七年又遣使貢獻倭國在高驪東南大海中世修貢職高祖永初二年詔曰倭讚萬里修貢遠誠宜甄可賜除授太祖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



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號詔竝聽二十年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軍郡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世祖大明六年詔曰倭王世子興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稟化寧境恭修貢職新嗣邊業宜授爵號可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造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

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雖曰進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忿寇讐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居在諒闇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効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摧此疆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荆雍州蠻獬瓠之後也分建種落布在諸郡縣荆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世祖初罷南蠻併大府而寧蠻如故蠻民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彊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群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爲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



險居武陵者有雄谿構谿辰谿西谿舞谿謂之五谿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焉前世以來屢爲民患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蠻帥石寧等一百二十三人詣闕上獻太祖元嘉六年建平蠻張雖之等五十人七年宜都蠻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竝詣闕獻見其後沔中蠻大動行旅殆絕天門淩中令宗矯之僞賦過重蠻不堪命十八年蠻田向求等爲寇破淩中虜略百姓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曹孫念討破之獲生口五百餘人免矯之官二十四年南郡臨沮當陽蠻反縛臨沮令傅僧驥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遣中兵參軍王謀討破之先是雒州刺史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官者莫不順服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爲居及道產亡蠻又反叛及世祖出爲雍州群蠻斷道擊大破之臺遣軍主沈慶之連年討蠻所向皆平殄事在慶

之傳二十八年正月龍山雒水蠻寇抄涅陽縣南陽太守朱曇韶遣軍討之失利殺傷三百餘人曇韶又遣二千人係之蠻乃散走是歲洧水諸蠻因險爲寇雒州刺史隨王誕遣使說之曰頃威懷所被覃自遐遠順化者寵祿逆命者無遺此亦衆所知也聖朝今普天肆告許以自新便宜各還舊居安堵復業改過革心於是乎始先是蠻帥魯奴子擄龍山屢爲邊患魯軌在長社奴子歸之軌言於虜主以爲四山王軌子爽歸國奴子亦乘內附隨王誕又遣軍討沔北諸蠻襲濁山如口蜀松三柴剋之又圍升錢柏義諸柴蠻悉力距戰軍以具裝馬夾射大破之斬首二百級獲生蠻千口牛馬八十頭世祖大明中建平蠻向光侯寇暴峽川巴東太守王濟荊州刺史朱修之遣軍討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東千餘里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爲寇諸郡民戶流散百不存一太



宗順帝世尤甚雖遣攻伐終不能禁荊州爲之虛敞大明中桂陽蠻反殺荔令晏珍之臨賀蠻反殺關建令邢伯兒振武將軍蕭沖之討之獲少費多抵罪

豫州蠻廩君後也盤瓠及廩君事並具前史西陽有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所在竝深阻種落熾盛歷世爲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川令劉臺并其家口二十九年新蔡蠻二千餘人破大雷戍略公私船舫悉引入湖有亡命司馬黑石在蠻中共爲寇盜太祖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率江荆雍豫諸州軍討之世祖大明四年又遣慶之討西陽蠻大剋獲而反司馬黑石徒黨二人其一人名智黑石號曰太公以爲謀主一人名安陽號譙王一人名續之號梁王蠻文小羅等討禽續之爲蠻世財所募小羅等相率斬世財父

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謨遣殿中將軍郭元封尉勞諸蠻使縛送亡命蠻乃執智黑石安陽二人送詣玄謨世祖使於壽陽斬之世宗初卽位四方反叛及南賊敗於鵠尾西陽蠻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起義攻郢州剋之以益之爲輔國將軍都統四山軍人又以蠻戶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之爲宋安太守光興爲龍驤將軍光城太守封益之邊城縣王食邑四百一十一戶成邪財陽城縣王食邑三千戶益之徵爲虎賁中郎將將軍如故順帝昇明初又轉射聲校尉冠軍將軍成邪財死子婆思襲爵爲輔國將軍武騎常侍晉熙蠻梅式生亦起義斬晉熙太守閻湛之晉安王子勛典籤沈光明祖封高山侯食所統牛崗下柴二村三十戶史臣曰漢世西譯遐通兼途累萬跨頭痛之山越繩度之險生行死徑身往魂歸晉氏南移河隴夔隔戎夷梗路外域天斷若夫大



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漢銜役特艱斯路而商貨所資或出交部汎海陵波因風遠至又重峻參差氏衆非一殊名詭號種別類殊山琛水寶由茲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異千名萬品並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繼路商使交屬太祖以南琛不至遠命師旅泉浦之捷威震滄溟未名之寶入充府實夫四夷孔熾患深自古蠻獠殊雜種衆特繁依深傍阻充積畿甸咫尺華氓易與狡毒略財據土歲月滋深自元嘉將半寇慝彌廣遂盤結數州搆亂邦邑於是命將出師恣行誅討自江漢以北廬江以南搜山盪谷窮兵罄武繫頸囚俘益以數百萬計至於孩年耄齒執訊所遺將卒申奸殺之憤干戈窮酸慘之用雖云積怨爲報亦甚張奐所云流血于野傷和致災斯固仁者之言矣

宋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終

魏書卷九十七  
氏書卷九十七

宋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氏胡

略陽清水氏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爲豪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騰子駒勇健多計略始徙仇池仇池地方百頃因以百頃爲號四面斗絕高平地方二千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回山上豐水泉煮土成鹽駒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爲百頃氏王千萬子孫名飛龍漸彊盛晉武假征西將軍還居略陽無子養外甥令狐氏子爲子名戊捺晉惠帝元康六年避齊萬年之亂率部落四千家還保百頃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士奔流者多依之戊捺延納撫接欲去者則衛護資遣之愍帝以爲驃騎將軍左賢王時南陽王保在上邽又以戊捺子難敵爲征南將軍建興五

魏書卷九十八  
氏書卷九十八



年戊捺卒難敵襲位與堅頭分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辯堅頭  
號右賢王屯河池元帝太興四年劉曜伐難敵與堅頭俱奔晉壽  
臣於李雄曜退復還仇池成帝咸和九年難敵卒子毅自立號使  
持節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辯公以堅頭子槃爲使持節冠軍將軍  
右賢王河池公咸康元年遣使稱蕃於晉以毅爲征南祭征東將  
軍三年毅族兄初襲殺毅並有其衆自立爲仇池公臣於石虎後  
遣使稱蕃於穆帝永和三年以初爲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  
平羗校尉仇池公初子國爲鎮東將軍武都太守十年改封初天  
水公十一年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式王因侍直手刃殺初子國  
率左右誅式王及宋奴復自立征西將軍桓温表國爲鎮北將軍  
秦州刺史平羗校尉國子安爲振威將軍武都太守十二年國從  
父楊俊復殺國自立安奔苻生俊遣使歸順升平三年以俊爲平

西將軍平羗校尉仇池公四年俊卒于世立復以爲冠軍將軍平  
羗校尉武都太守仇池公海西公太和三年遷征西將軍秦州刺  
史以世弟統爲寧東將軍武都太守五年世卒統廢世子纂自立  
纂一名德聚黨殺統遣使詣簡文帝自陳復以纂爲平羗校尉秦  
州刺史仇池公咸安元年苻堅遣楊安苻雅等討纂克之徙其民  
於關中空百頃之地纂後爲楊安所殺宋奴之死也二子佛奴佛  
狗奔逃關中苻堅以佛奴爲右將軍佛狗爲撫夷護軍後以女妻  
佛奴子定以定爲尚書領軍將軍孝武帝太元八年苻堅敗於淮  
南關中擾亂定盡力奉堅堅死乃將家奔隴右徙治歷城城在西  
縣界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晉得千餘家自號  
龍驤將軍平羗校尉仇池公稱蕃於晉孝武帝孝武帝卽以其自  
號假之求割天水之西縣武都之上祿爲仇池郡見許十五年又



以定爲輔國將軍秦州刺史定已自署征西將軍又進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校尉刺史如故其年進平天水略陽郡遂有秦州之地自號西王至十九年攻隴西虜乞佛乾歸定軍敗見殺無子佛狗子盛先爲監國守仇池襲位自號使持節征西將軍秦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謚定爲武王分諸四山氏羌爲二十部護軍各爲鎮戍不置郡縣安帝隆安三年遣使稱藩奉獻方物安帝以盛爲輔國將軍平羌校尉仇池公元興三年桓玄輔晉進盛平北將軍涼州刺史西戎校尉義熙元年姚興伐盛盛懼遣子難當爲質興遣將王敏攻城因梁州別駕呂瑩求救於盛盛遣軍次灑口敏退以盛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益州刺史毛璩討桓玄所置梁州刺史桓希敗走漢中空虛盛遣兄子平南將軍撫守漢中三年又假盛使

持節北秦州刺史盛又遣將苻宣行梁州刺史代撫九年梁州刺史索邈鎮南城寧乃還高祖踐阼進盛車騎大將軍加侍中永初三年改封武都王以長子玄爲武都王世子加號前將軍難當爲冠軍將軍撫爲安南將軍盛嗣位三十年太祖元嘉二年六月卒時年六十二私謚曰惠文王玄字黃眉自號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羌校尉秦州刺史武都王雖爲蕃臣猶奉義熙之號善待士爲流舊所懷安南將軍撫有文武智略玄不能容三年因其子殺人并誅之明帝卽以玄爲使持節征西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乃改義熙之號奉元嘉正朔初盛謂玄曰吾年已老當爲晉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追贈盛驃騎大將軍餘如故六年六月玄卒私謚曰孝昭王弟難當廢玄子保宗一名羌奴而自立號使持節都督雍涼諸軍事秦州



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太祖以爲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九年進號征西將軍加持節都督校尉之號難當拜保宗爲鎮南將軍鎮宕昌以次子順爲鎮東將軍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收繫之先是四方流民有許穆之郝恢之二人投難當並改姓爲司馬穆之自云名飛龍恢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晉室近戚康之尋爲人所殺十年難當以益州刺史劉道濟失蜀土人情以兵力資飛龍使入蜀爲寇道濟擊斬之時梁州刺史甄法護刑法不理太祖遣刺史蕭思話代任難當因思話未至法護將軍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法護遣參軍魯安期沈法慧等拒之竝各犇退難當又遣建忠將軍趙進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其年十一月法護委鎮犇洋川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氏苻栗持爲梁州刺史又以其凶悍殺之以司馬趙溫代爲梁州十

年正月思話使司馬蕭諱先驅進討所向剋捷遂平梁州事在思話傳四月難當遣使奉表謝罪曰臣聞生成之德含氣同係而榮悴殊途遭遇異兆至於恩降自然誠無答謝夫以狂聖道隔猶存克念之誠況君親莫二不期自感者哉每思自竭奉遵光訓丹誠未諒大謗已臻梁州刺史甄法護誣臣遣司馬飛龍擾亂西蜀諸所譖引言非一事長塗萬里無路自明風塵之聲日有滋甚與其逆生寧就清滅文武同憤制不自由遣參軍姚道賢齎書詣梁州刺史蕭思話尋續又遣詣臺歸罪道賢至西城爲守兵所殺行李蔽擁日月莫照法護恒擾望風奔逃臣卽回軍秋毫無犯權留少守以俟會通其後數旬官軍尋至守兵單弱懼不自免續遣輕兵共相迎接值秦流民懷土及本行將旣旋不容禁制由臣約防無素以致斯闕臣本歷代守蕃世荷殊寵王化始基順天委命要名



期義不在今日豈可假托妖妄毀敗成功如此之形灼然易見仰恃聖明必垂鑒察但臣微心不達迹違忠順至乃聲聞朝廷勞煩師旅負辱之深罪當誅責遠隔遐荒告謝無地謹遣兼長史齊亮聽命有司并奉送所授第十一符策伏待天旨太祖以其邊裔下詔曰楊難當表如此悔謝前愆可特恕宥并特還章節十二年難當釋保宗遣鎮童亭保宗奔索虜主拓跋燾以爲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羌校尉南秦王遣襲上邽難當子順失守退以爲雍州刺史守下辯十三年三月難當自立爲大秦王號年曰建義立妻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具擬天朝然猶奉朝廷貢獻不絕十七年其國大旱多災異降大秦王復爲武都王十八年十月傾國南寇規有蜀土慮漢中軍出遣建忠將軍符冲出東洛以防之梁州刺史劉道真擊斬冲十一月難當剋葭

萌獲晉壽太守甲坦遂圍涪城巴西太守劉道銀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尅乃還十九年正月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太子左積弩將軍劉康祖後軍參軍梁坦甲士三千人又發荆雍二州兵討難當受劉道真節度五月方明等至漢中長驅而進道真到武興攻僞建忠將軍苻隆剋之安西參軍韋俊建武將軍姜道盛別向下辯道真又遣司馬夏侯穆季西取白水難當子雍州刺史順建忠將軍楊亮拒之竝望風奔走閏月方明至蘭臯難當鎮北將苻義德建節將軍苻弘祖萬餘人列陣拒戰方明擊破之斬弘祖殺二千餘人義德遁去天水任愈之率部曲歸順難當世子撫軍大將軍和據修城方明又遣軍率愈之攻和大破之於是難當將妻子奔索虜死于虜中安西參軍魯尚期追難當出寒峽生禽建節將軍楊保熾安昌侯楊虎頭初難當遣第二子虎爲鎮南



將軍益州刺史守陰平聞父走逃還至下辯方明使子肅之要之  
生禽虎傳送京師斬于建康市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爲龍  
驤將軍秦州刺史平羌校尉守仇池索虜拓跋燾遣安西大將軍  
吐奚弼平北將軍拓跋齊等二萬人邀崇之二十年二月崇之至  
濁水去仇池八十里遇齊等戰敗沒餘衆奔還漢中三月前鎮東  
司馬苻達征西從事中郎任肅等舉義立保宗弟文德爲主拓跋  
齊聞兵起道走達追擊斬齊因據白崖分平諸戍文德自號使持  
節都督秦河涼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秦河涼三州牧平羌校  
尉仇池公遺露板馳告朝廷太祖詔曰近者校尉仇池公表虜縱  
逸寇竊仇池將士挫傷民萌塗炭眷言西顧矜慨在懷楊文德世  
篤忠順誠感家國糾率義徒奄殄凶醜鋒旗所向殲潰無遺氛稜  
澄清蕃境寧一念功惟事良有欣嘉便可遣使慰勞宣示朝旨并  
敕梁州刺史申坦隨宜應援又詔曰顯祿勲効益惟國典施賞務  
速無或踰時楊文德志氣果到文武兼全乘機潛奮殊功仍集告  
捷歸誠獻俘萬里朝無斲土樹難自肅休烈昭著朕甚嘉焉楊氏  
世祖西勞方忠累葉宜紹先緒膺受寵榮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  
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封武  
都王任肅祖父岐伯父祚父綜竝仕楊氏爲諮議從事中郎肅有  
志幹文德以爲左司馬文德旣受朝命進戍茄蘆城二十五年爲  
索虜所攻奔于漢中時世祖鎮襄陽執文德歸之于京師以失守  
免官削爵土二十七年王師北討起文德爲輔國將軍率軍自漢  
中西入搖動汧隴文德宗人楊高率陰平平武羣氏據唐魯橋以  
距文德文德水陸俱攻大破之衆竝奔散高遁走奔羌文德追之  
至黎印嶺高單身投羌仇阿霸家追斬之陰平平武悉平又遣文



德伐啖提氏不剋梁州刺史劉秀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  
戍茄蘆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文德不同見殺世祖追贈征虜  
將軍秦州刺史孝建二年以保宗子元和爲征虜將軍以頭爲輔  
國將軍元和繼楊氏正統群氏欲相宗推年小才弱不能綏御所  
部頭母妻子弟竝爲索虜所執頭至誠奉順無所顧懷朝廷既不  
正元和號位部落未有定主雍州刺史王謨上表曰被勅令臣遣  
使與楊元和楊頭相聞并致信餉卽遣中軍行參軍呂智宗齎書  
并信等亦自遣使隨智宗及頭語智宗頃破家爲國母妻子弟并  
墜沒虜中不顧孝道陳力邊捍竭忠盡誠未爲朝廷所識若以元  
和承統宜授王爵若以其年小不堪大任則應別有所委頃來公  
私紛紜華戎交構皆此之由臣伏尋頭元嘉以來嘗有忠誠於國  
棄親遺愛誠在可嘉氏羌負遠又與虜咫尺急之則反緩之則怨

觀頭使人言語不敢便望仇池公所希政在西秦州假節而已如  
臣愚見蕃捍漢川使無虜患頭實有力四千戶荒州殆不足吝元  
和小弱若未可專委復數年之後必堪嗣業用之不難若才用不  
稱則應歸頭若茄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許其後立元和爲  
武都王治白水不能自立復走奔索虜元和從弟僧嗣復自立還  
戍茄蘆以爲寧朔將軍仇池太守太宗太始二年詔曰僧嗣遠守  
西疆世篤忠款宜加旌顯以甄義槩可冠軍將軍北秦州刺史武  
都王太守如故三年加持節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進號征西  
將軍校尉刺史如故僧嗣卒從弟文度復自立泰豫元年以爲龍  
驤將軍略陽太守封武都王又改龍驤爲寧朔將軍後廢帝元徽  
四年加督北秦州諸軍事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將軍如故文度  
遣弟龍驤將軍文弘伐仇池破戍兵於蘭臯順帝昇明元年詔曰



茂賞有章寔昭國度疇庸斯炳載宣史冊督北秦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度門乘輝寵世榮邊邑忠果既亮才勁兼彰龍驤將軍楊文弘肅協成規躬提桴鼓申稜百頃席卷蘭臯功烈之美並足嘉歎宜膺爵授以酬勳緒文度可使持節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將軍刺史校尉悉如故文弘輔國將軍略陽太守其年虜破茹盧文度見殺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以文弘督北秦州諸軍事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襲封武都王將軍如故退治武興

大且渠蒙遜張掖臨松盧水胡人也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遜之先爲此職羌之首豪曰大故且渠以位爲氏而以大冠之世居盧水爲首豪蒙遜高祖暉仲歸曾祖邁皆雄健有勇名祖祁復延封狄地王父法弘襲爵而氏以爲中田護軍蒙遜代父領部

曲有勇略多計數爲諸胡所推服呂光自王於涼州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又以蒙遜叔父羅仇爲西平太守安帝隆安三年春呂光遣子鎮東將軍纂率羅仇伐枹罕虜乞佛乾歸爲乾歸所敗光委罪羅仇殺之四月蒙遜求還葬羅仇因聚萬餘人叛光殺臨松護軍屯金山五月光揮纂擊破蒙遜將六七十人逃山中家戶悉亡散時蒙遜兄男成將兵西守晉昌聞蒙遜反引軍還殺酒泉太守守疊騰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業自號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以男成爲輔國將軍男成及晉昌太守王德圍張掖剋之業因據張掖蒙遜率部曲投業業以蒙遜爲鎮西將軍臨池太守王德爲酒泉太守尋又以蒙遜領張掖太守三年四月業使蒙遜將萬人攻光弟子純於西郡經旬不剋乃引水灌城窘急乞降執之以歸時王德叛業自稱河州刺史業使蒙遜西討德焚城將部曲



走投晉昌太守唐瑤蒙遜追德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落而還轉西安太守將軍如故四年五月蒙遜與男成謀殺業男成不許蒙遜反譖男成於業業殺男成蒙遜乃謂其部曲曰段公無道枉殺輔國吾爲輔國報讎遂舉兵攻張掖殺段業自稱車騎大將軍建號永安元年是月敦煌太守李暲亦起兵自號冠軍大將軍西胡校尉沙州刺史太守如故稱庚子元年與蒙遜相抗其冬暲遣唐瑤及鷹揚將軍宋繇攻酒泉獲太守大且渠益生蒙遜從叔也呂光死于篡立元年爲從弟隆所篡姚興攻涼州隆稱臣請降蒙遜亦遣使詣興興以爲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二年二月蒙遜與西平虜秃髮儁檀共攻涼州爲隆所破十月儁檀復攻隆三年三月隆以蒙遜儁檀交逼遣弟超詣姚興求迎七月興遣將齊難迎隆隆說難伐蒙遜蒙遜懼遣弟爲質獻寶貨於難乃止以

武衛將軍王尚行涼州刺史而還義熙元年正月李暲改稱大將軍大都督涼州牧護羌校尉涼公五月移據酒泉姚興假儁檀涼州刺史代王尚屯姑臧二年九月蒙遜襲李暲至安彌去城六十里暲乃覺引軍出戰大敗退還閉城自守蒙遜亦歸六年蒙遜攻破儁檀儁檀走屯樂都武威人焦朗入姑臧自號驃騎大將軍臣子李暲八年蒙遜攻焦朗殺之據姑臧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河西王改稱玄始元年立子正德爲世子十三年五月李暲死子歆立六月歆伐蒙遜至建康蒙遜拒之歆退走追到西支間蒙遜大敗死者四千餘人乃收餘衆增築建康城置兵戍而還十四年蒙遜遣使詣晉奉表稱藩以蒙遜爲涼州刺史高祖踐阼以歆爲使持節都督高昌敦煌晉昌酒泉西海玉門堪泉七郡諸軍事護羌校尉征西大將軍酒泉公永初元年七月蒙遜東略浩疊李歆乘虛攻



張掖蒙遜回軍西歸歆退走追至臨澤斬歆兄弟三人進攻酒泉  
剋之歆弟敦煌太守恂據郡自稱大將軍十月蒙遜遣世子正德  
攻恂不下三年正月蒙遜自往築長堤引水灌城數十日又不下  
三月恂武衛將軍宋承廣武將軍弘舉城降恂自殺李氏由是遂  
亡於是鄯善王比龍入朝西域三十六國皆稱臣貢獻高祖以蒙  
遜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州諸軍事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涼州刺史張掖公十二月晉昌太守唐契反復遣正德攻契  
景平元年三月克之契奔伊吾八月丙丙來抄蒙遜遣正德拒之  
正德輕騎進戰軍敗見殺乃以次子興國爲世子是歲進蒙遜侍  
中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  
夷校尉涼州牧河西王開府持節如故太祖元嘉元年枹罕虜乞  
佛熾槃出貂渠谷攻河西白州鎮臨松郡皆沒執蒙遜從弟成都

從子日蹄頗羅等而去三年改驃騎爲車騎世子興國遣使奉表  
請周易及子集諸書太祖竝賜之合四百七十五卷蒙遜又就司  
徒王弘求搜神記弘寫與之六年蒙遜征枹罕時乞佛熾槃死吳  
子茂蔓大破蒙遜生禽興國殺三千餘人蒙遜贖興國送穀三十  
萬斛竟不遣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爲世子朝廷未知也七年  
以興國爲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其年夏四月西虜赫連定爲索  
虜拓跋燾所破奔上邽十一月茂蔓聞定敗將家戶及興國東征  
欲移居上邽八年正月至南安定率衆禦茂蔓大破之殺茂蔓執  
興國而還四月定避拓跋燾欲渡河西擊蒙遜五月率部曲至治  
城峽口渡河濟木牛爲吐谷渾慕瓚所邀見獲興國被劊數日死  
九年以菩提爲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十年四月蒙遜卒時年六  
十六私謚曰武宣王菩提年幼蒙遜第三子茂虔時爲酒泉太守



衆議推茂虔爲主襲蒙遜位號十一年茂虔上表曰臣聞功以濟物爲高非竹帛無以述德名以當實爲美非謚號無以休終先臣蒙遜西復涼城澤愴崑裔夷群暴清灑區夏暨運鍾有道備大宋之宗臣爵班尤服享惟永之不祚功名昭著剋固貞節考終由正而請名之路無階懿跡雖弘而述敘之美有缺臣子痛感咸用不安謹案謚法剋定禍亂曰武善聞周達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勲光天府標榜稱迹實兼斯義輒上謚爲武宣王若允天聽垂之史筆則幽顯荷榮始終無恨詔曰使持節侍中都督秦河沙涼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牧河西王蒙遜才兼文武勲濟西服爰自萬里款誠夙著方仗忠果翼宣遠略奄至薨隕悽悼于懷便遣使弔祭并加顯謚嗣子茂虔纂戎前軌乃心彌彰宜蒙寵授紹茲蕃業可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河西人趙陔善歷第十四年茂虔奉表獻方物并獻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略二十卷俗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燉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駮九卷謝文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歷三合紀一卷趙陔傳并甲寅元歷一卷孔子讚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茂虔又求晉趙起居注諸雜書數十件太祖賜之十六年閏八月拓跋燾攻涼州茂虔兄子萬年爲虜內應茂虔見執茂虔弟安彌縣侯無諱先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酒泉太守第六弟武興縣侯儀德爲征東將軍秦州刺史都督丹領以西諸軍事張掖太守燾旣獲茂虔遣軍擊儀德棄城奔無諱於是無諱儀德



擁家戶西就從弟燉煌太守唐兒燾使將守武威酒泉張掖而還  
十七年正月無諱使唐兒守燉煌自與儀德伐酒泉三月剋之攻  
張掖臨松得四萬餘戶還據酒泉十八年五月唐兒反無諱留從  
弟天周守酒泉復與儀德討唐兒唐兒將萬餘人出戰大敗執唐  
兒殺之復據燉煌七月拓跋燾遣軍圍酒泉十月城中饑萬餘口  
皆餓死天周殺妻以食戰士食盡城乃陷執天周至平城殺之于  
時虜兵甚盛無諱衆饑懼不自立欲引衆西行十一月遣弟安周  
五千人伐鄯善堅守不下十九年四月無諱自率萬餘家棄燉煌  
西就安周末至而鄯善王比龍將四千餘家走因據鄯善初唐契  
自晉昌奔伊吾是年攻高昌高昌城主闕爽告急八月無諱留從  
子豐周守鄯善自將家戶赴之未至而芮芮遣軍救高昌殺唐契  
部曲奔無諱九月無諱遣將衛祭夜襲高昌爽奔芮芮無諱復據

高昌遣常侍汜儁奉表使京師獻方物太祖詔曰往年狡虜縱逸  
侵害涼土西河王茂虔遂至不守淪陷寇逆累世著誠以爲矜悼  
次弟無諱克紹遺業保據方隅外結隣國內輯民庶係心闕庭踐  
修貢職宜加朝命以褒篤勲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  
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  
王無諱卒弟安周立二十一年詔曰故征西大將軍河西王無諱  
弟安周才略沈到世篤忠款統承遺業民衆歸懷雖亡士喪師孤  
立異所而能招率殘寡攘寇自今宜加榮授垂軌先烈可使持節  
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領西域戊巳校尉涼州刺史  
河西王世祖大明三年安周奉獻方物

史臣曰氏藉世業之資胡因崛起之衆結根百頃跨有河西雖戎  
夷猾夏自擅荒服而財力雄富頗尚禮文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



漢伺隙邊關首鼠疆場遂西入白馬東出黃金乘晉燾之捷構圍涪之豐規吞黑水志傾井絡紀郢之勢方危樊鄧之心屢駭天子聽朝不怡有懷辛李之將而齊之宣皇率偏旅數百定命先驅推鋒直指勢踰風電雲徹席卷致屈南城逐北追奔全勝萬里皆敵人裹骨輿屍越至險而自竄其餘皆膏身山野委骸川澤既而裴劉二將藉其威聲故使濁水靡旗蘭臯失嶮氏族轉徙奔亡遺燼不滅者若縋梁土獲火以迄于今由此而言功烈可謂盛矣

宋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魏川屯鳳樓  
氏閣定南

宋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魏川屯鳳樓  
氏閣定南

二凶

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帝卽位後生劭時上猶在諒闇故秘之二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卽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旣踐阼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體元居正上甚喜說年六歲拜爲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承福省更築宮制度嚴麗年十三出居東宮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須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親覽宮事延接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劭拜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尚書桂陽侯義融竝從司空江夏王義恭自江都來會京口二十七年上將北伐劭與蕭思話



固諫不從索虜至瓜步京邑震駭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善於撫御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也上時務在本業勸課耕桑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厲天下有女巫嚴道育本吳興人自言通靈能役使鬼物夫爲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云道育通靈有異術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見許道育旣入自言服食主及劭竝信惑之始與王濬素佞事劭與劭竝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爲巫蠱以玉人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竝預巫蠱事劭以天興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出嫁劭慮言語難密與濬謀之時吳興沈懷遠爲濬府佐

見待異常乃嫁鸚鵡與懷遠爲妾不以起上慮後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興領隊遣閹人奚承祖詰讓劭曰臨賀公主南第先有一下人欲嫁又聞此下人養他人奴爲兒而汝用爲隊主抽拔何乃速汝問用主副竝是奴邪欲嫁置何處劭答曰南第昔屬天興求將驅使臣答曰伍那可得若能擊賊者可入隊當時蓋戲言爾都不復憶後天興道上通辭乞位追存往爲者不忍食言呼視見其形容粗健堪充驅使脫余使監禮兼隊副比用人雖取勞舊亦參用有氣幹者謹條牒人名上呈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劭懼馳書告濬并使報臨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有定所濬答書曰奉令伏深惶怖啟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未測源由爾計臨賀故當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



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興先署佞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爾急宜捷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嚴自躬上啟聞彼人若爲不已正可保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劭濬相與書疏類如此所言皆爲名號謂上爲彼人或以爲其人以太尉江夏王義恭爲佞人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卽鸚鵡姓躬上啓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鸚鵡旣適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害天興慶國謂宣傳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旣死慮將見及乃具以其事白上上驚惋卽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山道育叛亡討捕不得上大怒窮治其事分遣中使入東諸郡搜討遂不獲上詰責劭濬劭濬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爲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載以自隨或出止民張旡家江夏王義恭自

旡旡還朝上以巫蠱告之曰常見典籍有此謂之書傳空言不意遂所親覩劭雖所行失道未必便亡社稷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爾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座端門滅翼軫二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氏自十一月霖雨連雪太陽罕曜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劭兵衆東宮實甲萬人車駕出行劭入守使將白直隊自隨其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民張旡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育上初不信試使掩錄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劭濬已當斥遣道育而猶與往來惆悵惋駭乃使京口以船送道育二婢須至檢覈廢劭賜濬死以譖濬母潘淑妃淑妃具以告濬濬馳報劭劭因是異謀每夜輒響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詹叔



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道育婢將至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上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使彼甲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夜呼斌及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竝入宮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等因流涕衆竝驚愕語在淑傳明旦未開鼓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與門衛云授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直衛兵尚寢超之手行弑逆并殺湛之劭進至合殿中閣太祖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蚤

啓未及答卽於前斬之遣人於崇禮閣殺吏部尚書江湛太祖左細杖主卜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從東閣入殺潘淑妃又殺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又召太尉江夏王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劭卽僞位爲書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劭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二年爲太初元年文武竝賜位二等諸科一依丁卯初使蕭斌作詔斌辭以不文乃使侍中王僧綽爲之使改元爲太初劭素與道育所定斌曰舊踰年改元劭以問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卽位便改號劭喜而從之百僚至者數千人劭便遽卽位卽位畢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前殿是日以蕭斌爲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何尚之爲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成石頭侍中營道侯義恭爲征虜將軍晉



陵南下邳二郡太守鎮京城尚書殷仲景爲侍中中護軍大行皇帝大歛劭辭疾不敢出先給諸王及諸處兵杖悉收還武庫殺徐湛之江湛親黨新除始興內史荀赤松新除尚書左丞臧凝之山陰令傅僧祐吳令江徽前征北行參軍諸葛詡右衛司馬江文綱以殷仲素爲黃門侍郎王正見爲左軍將軍張超之及諸同逆聞人文子徐興祖詹叔兒陳叔兒任建之等竝將校以下龍驤將軍帶郡各賜錢二十萬遣人謂魯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爲卿除之矣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以侍中王僧綽爲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爲侍中成服日劭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治道薄賦輕繇損諸遊費田苑山澤有可弛者假與貧民三月遣大使分行四方分浙以東五郡爲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殷沖補之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太保司徒南

譙王義宣爲太尉衛將軍荊州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將軍王僧綽以先預廢立見誅長沙王瑾瑾弟楷臨川王燁桂陽侯覲新諭侯球竝以宿恨下獄死禮官希旨謚太祖不敢盡美稱上謚曰中宗景皇帝以雍州刺史臧質爲丹陽尹進世祖號征南將軍加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南平王鑠中軍將軍會稽太守隨王誕會州刺史江夏王義恭以太保領大宗師諮稟之科依晉扶風王故事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諸方鎮竝舉義兵劭聞義師大起悉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下舍義恭諸子住侍中下省自承初元年以前相國府入齋傳教給使免軍戶屬南彭城薛縣劭下書以中流起兵嘗親率六師觀變江介悉召下番將吏加三吳太守軍號置佐領兵四月立妻殷氏爲皇后世祖檄京邑曰夫運不常隆代有莫大之變爰自上葉或因多難以成福



或階昏虐以兆亂咸由君臣義合理悖恩離故堅水之邁每鍾澆  
末未有以道御世教化明厚而當梟鏡反噬難發天屬者也先帝  
聖德在位功格區宇明照萬國道洽無垠風之所被荒隅變識仁  
之所動木石開心而賊劭乘藉冢嫡夙蒙寵樹正位東胡禮絕君  
后凶慢之情發於齟齬猜忍之心成於幾立賊潛險躁無行自幼  
而長交相倚附共逞奸回先旨以王室不造家難亟結故含蔽容  
隱不彰其釁訓誘啓告冀能革音何悟狂慝不悛同惡相濟肇亂  
巫蠱終行弑逆聖躬離荼毒之痛社稷有翦墜之哀四海崩心人  
神泣血生民以來未聞斯禍奉諱驚號肝腦塗地煩冤膈臆容身  
無所大將軍諸王幽木窮省存亡未測徐僕射江尚書袁左率皆  
當世標秀一時忠貞或正色立朝或聞逆弗順竝橫分階闈懸首  
都市宗黨夷滅豈伊一姓禍毒所流末知其極昔周道告難齊晉

勤王漢曆中圯虛卒立節異姓末屬猶或亡軀况幕府職同昔人  
義兼臣子所以枕戈嘗膽苟全視息志梟元凶少雪仇耻今命冠  
軍將軍領咨議中直兵柳元景寧朔將軍領中直兵馬文恭等統  
勁卒三萬風馳徑造石頭分趨白下輔國將軍領咨議中直兵宗  
慤等勒甲楯二萬征虜將軍領司馬武昌內史沈慶之等領壯勇  
五萬相尋就路支軍別統或焚舟破釜步自姑熟或迅檝蕪湖入  
據雲陽凡此諸帥皆英果權竒智略深瞻名震中土勲暢遐疆幕  
府親董精悍一十餘萬授律枕戈駱驛繼邁司徒獻哲淵謨赫然  
震發徵甲八州電起荆郢冠軍將軍臧質忠烈協舉雷動漢陰冠  
軍將軍朱修之誠節亮欵悉力請奮荆雖百萬稍次近塗蜀漢之  
卒續已出境又安東將軍誕平西將軍遵考前撫軍將軍蕭思話  
征虜將軍魯爽前寧朔將軍王玄謨竝密信俱到不契同期傳檄



三吳馳軍京邑遠近俱發揚於萬里樓艦騰川則滄江霧咽銳甲  
赴野則林薄摧根謀臣智士雄夫毅卒畜志須時懷憤待用先聖  
靈澤結在民心逆順大數冥發天理無父之國天下無之羽檄旣  
馳華夷響會以此衆戰誰能抗禦以此義動何往不捷况逆醜無  
親人鬼所計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崇極群小是與比周哲人君子  
必加積忌傾海注螢頽山壓郊商周之勢曾何足云諸君或奕世  
貞賢身闕皇渥或勳烈肺腑休否攸同拘逼凶勢俛眉寇手含憤  
茹感不可爲心大軍近次威聲已接便宜因變立功洗雪滓累若  
事有不獲能背逆歸順亦其次也如有守迷遂往黨一凶類刑茲  
無赦戮及五宗賞罰之科信如日月原火一燎異物同灰幸求多  
福無貽後悔書到宣告咸使聞知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  
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陳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

敢動爾司隸校尉殷冲掌綜文符左衛將軍尹弘配衣軍旅蕭斌  
總衆事中外戒嚴防守世祖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諸子於  
太倉空屋劭使潛與世祖書曰聞弟忽起狂檄阻兵反噬縉紳憤  
歎義夫激怒古來陵上內侮誰不夷滅弟洞覽墳籍豈不斯具今  
主上天縱英聖靈武宏發自登宸極威澤兼宣人懷甘死之志物  
競舍生之節弟蒙眷遇著自少長東宮之懽其來如昨而信惑姦  
邪忘茲恩友此之不義人鬼同疾今水步諸軍悉已備辦上親御  
六師太保又乘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卽道所以淹遲緩電者猶  
冀弟迷而知返爾故略示懷言不盡意主上聖恩每厚法師今在  
殿內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世祖世子小  
名也劭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說之曰凡舉大  
事者不顧家口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餘累正足堅彼意爾劭謂



爲然乃下書一無所問使褚湛之戍石頭劉思孝鎮東府濟及蕭  
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若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慮義  
兵倉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曰賊諱小年未習軍旅遠來  
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容能爲患  
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劭善其義蕭  
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業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  
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形勢如此  
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主相  
咸無戰意此自天也劭不納疑朝廷舊臣悉不爲已用厚接王羅  
漢魯秀悉以兵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意羅漢先爲南平  
王鑠右軍參軍劭以其有將用故以心膂委焉或勸劭保石頭城  
者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爾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

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  
艦焚南岬驅百姓家悉渡水北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爲皇太子以  
褚湛之爲後將軍丹陽尹置佐史驃騎將軍始興王濬爲侍中中  
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中軍將軍南平王鑠爲使持節都督南  
兗兗青徐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  
新除左將軍丹陽尹建平王宏爲散騎常侍鎮軍將軍江州刺史  
龐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以征虜將軍營道侯義  
綦卽本號爲湘州刺史輔國將軍檀和之爲西中郎將雍州刺史  
十九日義軍至新林劭登石頭烽火樓望之二十一日義軍至新  
亭時魯秀屯白石劭召秀與王羅漢共屯朱雀門蕭斌統步軍褚  
湛之統水軍二十二日使蕭斌率魯秀王羅漢等精兵萬人攻新  
亭壘劭登朱雀門躬自督率將士懷劭重賞皆爲之力戰將克而



秀歛軍遽止爲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劭又率腹心同惡自來攻壘元景復破之劭走還朱雀門蕭斌臂爲流矢所中褚湛之攜二子與檀和之同共歸順劭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時江夏王義恭謀據石頭會劭已令濟及蕭斌備守劭竝焚京都軍籍置立郡縣悉屬司隸爲民以前軍將軍輔國將軍王羅漢爲左衛將軍輔國如故左軍王正見爲太子左衛率二十五日義恭單馬南奔自東掖門出於冶渚過淮東掖門隊主吳道興是臧質門人治渚軍主原稗孫是世祖故史義恭得免劭遣騎追討騎至冶渚義恭始得渡淮義恭佐史義故二千餘人隨從南奔多爲追兵所殺遣濟殺義恭諸子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啟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蘇侯爲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爲祝文罪狀世祖加濟使持節都督南徐會二州諸軍事領太

子太傅南徐州刺史給班劍二十人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南平王鑠進號驃騎將軍與濟竝錄尚書事二十七日臨軒拜息偉之爲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袞衣下書大赦天下唯世祖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餘黨一無所問先遣太保參軍庾道員外散騎侍郎朱和之又遣殿中將軍燕欽東拒誕五月世祖所遣參軍顧彬之及誕前軍竝至曲阿與道相遇與戰大破之劭遣人焚燒都水西裝及左尚方決破柏崗方山埭以絕東軍又悉以上守家之丁巷居者緣淮豎船船爲樓多設大弩又使司隸治中監琅邪郡事羊希柵斷班瀆白石諸水口于時男丁旣盡召婦女親役其月三日魯秀等募勇士五百人攻大航鉤得一船王羅漢副楊恃德命使復航羅漢昏酣作伎聞官軍已渡驚懼放仗歸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器仗鼓蓋充塞街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



以露車爲樓城內沸亂無復綱紀丹陽尹尹弘前軍將軍孟宗嗣等下及將吏竝踰城出奔劭使詹叔兒燒輦及袞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惶窘不知所爲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遣息約詣闕請罪尋戴白幡來降卽於軍門伏誅四日太尉江夏王義恭登朱雀門總群帥遣魯秀薛安都程天祚等直趨宣陽門劭軍主徐興祖羅訓虞丘要兒等率衆來降劭先遣龍驤將軍陳叔兒東討事急召還是日始入建陽門遙見官軍所領竝棄仗走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闔闔門外竝走還入殿天祚與安都副譚金因而乘之卽得俱入安都及軍主武念宋越等相繼進滅質大軍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卽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等七王竝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於西明門出俱共南奔於越城遇江夏王義恭

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四海無統百司固請上已俯順群心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耶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効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道斬首濬字休明將產之夕有伏鳥鳴於屋上元嘉十三年年八歲封始興王十六年都督湘州諸軍事後將軍湘州刺史仍遷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十七年爲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置佐領兵十九年罷府二十一年加散騎常侍進號中軍將軍明年濬上言所統吳興郡衿帶重山地多汗澤泉流歸集疏決遲壅時雨未過已至漂沒或方春輟耕或開秋沈稼田家徒苦防遏無方彼邦輿區地沃民阜一歲稱稔則穰被京城時或水潦則數郡爲災頃年以來儉多豐寡雖賑賚周給傾耗國儲公私之弊方在



未已州民姚嶠比通便宜以爲二吳晉陵義興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紵溪開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穿渠洽必無閼滯自去踐行量度二十許載去十一年大水已詣前刺史臣義康欲陳此計卽遣主簿益曇泰隨嶠周行互生疑難議遂寢息旣事關大利宜加研盡登遣議曹從事史虞長孫與吳興太守孔山士同共履行准望地勢格評高下其川源由歷莫不踐校圖畫形便詳加竿考如所較量決謂可立尋四郡同患非獨吳興若此洽獲通列邦蒙益不有甄勞無由永晏然興創事大圖始當難今欲且開小漕觀試流勢輒差烏程武康東遷三縣近民卽時營作若宜更增廣尋更列言昔鄭國敵將史起畢忠一開其說萬世爲利嶠之所建雖則芻蕘如或非妄庶幾可立從之功竟不立二十三年給鼓吹一部二十六年

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兗二州刺史常侍如故二十八年遣濟率衆城瓜步山解南兗州三十年徙都督荆雍益梁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持節常侍如故濟少好文籍姿質端妍母潘淑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潘專總內政濟人才旣美母又至愛太祖甚留心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中書侍郎蔡興宗竝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幸遂以恚恨致崩故劭深疾潘氏及濟濟慮將來受禍乃曲意事劭劭與之遂善多有過失屢爲上所詰讓憂懼乃與劭共爲巫蠱及出鎮京口聽將揚州文武二千人自隨優遊外藩甚爲得意在外經年又失南兗於是復願還朝廬陵王紹以疾患解揚州時江夏王義恭外鎮濟謂州任自然歸已而上以授南譙王義宣意甚不悅乃因員外散



騎侍郎徐爰求鎮江陵又求助於尚書僕射徐湛之而尚書令何尚之等咸謂濟太子次第不宜遠出上以上流之重宜有至親故以授濟時濟入朝遣還京爲行留處分至京數日而巫蠱事發時二十九年七月也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耶濟小名虎頭使左右朱法瑜密責讓濟辭甚哀切并賜書曰鸚鵡事想汝已聞汝亦何至迷惑乃爾且沈懷遠何人其詎能爲汝隱此耶故使法瑜口宣投筆惋慨濟慙懼不知所答濟還京本慙去上怒不聽歸其年十二月中書侍郎蔡典宗問建平王宏曰歲無復幾征北何當至宏歎息良久曰年內何必還在京以沈懷遠爲長流參軍每夕輒開便門爲微行上聞殺其嬖人楊承先明年正月荊州事方行二月濟還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藏巖道育事發明旦

濟入謝上容色非常其夕卽加詰問濟唯謝罪而已潘淑妃抱持濟泣涕謂曰汝始呪咀事發猶冀刻已思愆何意忽藏巖道育耶上責汝深至我叩頭乞恩意永不釋今日用活何爲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濟奮衣而去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憂煎必不上累劭入弑之且濟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奔告濟曰臺內叫喚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濟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濟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未知所爲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濟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守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濟濟屏人問狀卽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濟濟不從出至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叛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



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濟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劭勸殺荀赤松等劭謂濟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濟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乃如此及劭將敗勸劭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與劭書曰船故未至今晚期當於此下物令畢願速勅謝賜出船艦尼已入臺願與之明日決也臣猶謂車駕應出此不爾無以鎮物情人情離散故行計不果濟書所云尼卽嚴道育也及劭入井高禽於井中牽出之劭問禽曰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靳亭將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文人何爲見哭質因辨其逆狀答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爲啟乞遠徙不質答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既至牙下據鞍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王皆共臨視之

義恭詰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我家十二兒劭答曰殺諸弟此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謂南平王鑠曰此何有哉乃斬劭于牙下臨刑歎曰不圖宗室一至於此劭濟及劭四子偉之廸之彬之其一未有名濟三子長文長仁長道竝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劭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害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爾當以鸚鵡爲后也濟妻褚氏丹陽尹湛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卽見離絕故免於誅其餘子女妾媵竝於獄賜死投劭濟尸首於江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逆走至合殿故基正於御牀之所爲亂兵所殺割腸剗心鬻剖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當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



鷓竝都街鞭殺於石頭四望山下焚其尸揚灰于江毀劭東宮所  
住齋汗楮其處封高禽新陽縣男食邑三百戶追贈潘淑妃長寧  
園夫人置守家僞司隸校尉殷冲丹陽尹尹弘竝賜死冲爲劭艸  
立符文又妃叔父也弘二月二十一日平旦入直至西掖門聞宮  
中有變率城內禦兵至閣道下及聞劭入惶怖通啟求受處分又  
爲劭簡配兵士盡其心力弘天水冀人司州刺史冲弟也爲太祖  
所委任元嘉中歷太子左右衛率左右衛將軍關人官豎下皆以委之  
史臣曰甚矣哉宋氏之家難也自赫胥以降立號皇王統天南面  
未聞斯禍唯荆莒二國棄夏卽戎武靈胡服亦背華典戕賊之釁  
事起肌膚而因心之重獨止此代難與天屬穢流牀第愛敬之道  
頓滅一時生民得無左衽亦爲幸矣

宋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西川屯鳳堂  
氏書南南

宋書卷一百

列傳第六十

自序

昔少皞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  
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  
妣蓐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定公  
四年諸侯會召陵伐楚沈子不會晉使蔡伐沈滅之以沈子嘉歸  
其後因國爲氏自茲以降譜牒罔存秦末有沈暹徵丞相不就漢  
初暹曾孫保封竹邑侯保子遵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  
王太傅敷德侯遵子達驃騎將軍達子乾尚書令乾子弘南陽太  
守弘子勗河內守勗子奮御史中丞奮子恪將作大匠恪子謙尚  
書關內侯謙子靖濟陰太守靖子戎字威卿仕州爲從事說降劇

西川屯鳳堂  
氏書南南



賊尹良漢光武嘉其功封爲海昏縣侯辭不受因避地徙居會稽  
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爲吳郡復爲  
吳郡人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爲永安縣吳孫皓寶鼎二年  
分吳郡爲吳興郡復爲郡人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晉武帝平  
吳後太康二年改永安爲武康縣史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鄉之  
博陸里餘烏邨王父從官京師義熙十一年高祖賜館于建康都  
亭里之運巷戎子鄴字聖通零陵太守致黃龍芝艸之瑞第二子  
澣字仲高安平相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之曇懷文其後也澣子  
鸞字建光少有高名州舉茂才公府辟州別駕從事史時廣陵太  
守陸稠鸞之舅也以義烈政績顯名漢朝復以女妻鸞年二十三  
早卒子直字伯平州舉茂木亦有清名年二十八卒子儀字仲則  
少有至行兄瑜十歲儀九歲而父亡居喪過禮毀瘠過於成人外

祖會稽盛孝章漢末名士也深加憂傷每撫慰之曰汝竝黃中沖  
爽終成竒器何爲逾制自取殄滅邪三年禮畢殆至滅性故兄弟  
竝以孝著瑜早卒儀篤學有雄才以儒素自業時海內大亂兵革  
竝起經術道弛士少全行而儀淳深隱默守道不移風操貞整不  
妄交納唯與族子仲山叔山及吳郡陸公紀友善州郡禮請二府  
交辟公車徵竝不屈以壽終子憲字元禮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陽  
侯才志顯於吳朝子矯字仲栢以節氣立名仕爲立武校尉偏將  
軍封列侯建威將軍新都太守孫皓時有將帥之稱吳平後爲鬱  
林長沙太守竝不就太康末卒子陵字景高太傅東海王越辟爲  
從事元帝之爲鎮東將軍命參軍事徐馥作亂殺吳興太守袁瑋  
陵討平之子延字思長桓温安西參軍潁川太守子賀字子寧桓  
冲南中郎參軍袁真於壽陽遇疾卒子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



學通左氏春秋家世富殖財產累千金仕郡主簿後將軍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內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仕進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警曰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旣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爾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恭鎮京口與警有舊奸復引爲參軍手書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而應之尋復謝職子穆夫字彥和少好學亦通左氏春秋王恭命爲前軍主簿與警書曰足下旣執不拔之志高臥東南故屈賢子共事以吏職嬰之也初錢唐人杜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京邑貴望並事之爲弟子執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時在會稽恩以爲前部參軍振武將軍餘

姚令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恩爲劉牢之所破輔國將軍高素於山陰回踵壞執穆夫及僞吳郡太守陸瓌之吳興太守丘尫並見害函首送京邑事見隆安故事先是宗人沈預素無士行爲警所疾至是警聞穆夫預亂逃藏將免矣預以告官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並遇害唯穆夫子淵子雲子田子休子虔子獲全淵子字敬深少有志節隨高祖克京城封繁時縣五等侯參鎮軍車騎中軍事又爲道規輔國征西參軍領寧蜀太守與劉基共斬蔡猛於大簿還爲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與徐達之同沒時年三十五子正字元直淹詳有器度美風姿善容止好老莊之學弱冠州辟從事宗人光祿大夫演之稱之曰此宗中千里駒也出爲始寧烏傷婁令母憂去職服闋爲隨王誕後軍安南行參軍誕鎮會稽復參安東軍事元嘉三十年元凶弒立分江東爲會州以誕



爲刺史誕將受命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義銳之衆爲天下倡始若馳一介四方詎不響應以此雪朝廷冤耻大明臣子之節豈可北面凶逆使殿下受其僞寵琛曰江東忘戰日久士不習兵雖云逆順不同然疆弱又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爲晚也正曰天下若有無父之國則可矣苟其不爾寧可自安讎耻而責義於餘方今正以弑逆寃醜義不同戴舉兵之日豈求必全耶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家國者哉琛乃與正俱入說誕誕猶豫未決會尋陽義兵起世祖使至誕乃加正寧朔將軍領軍繼劉季之誕入爲驃騎大將軍正爲中兵參軍遷長水校尉孝建元年移青州鎮歷城臨淄地空除寧朔將軍齊北海二郡太守委以全齊之任未拜二年卒時年四十三正生好樂厚自奉養既終之後

家無餘財淵子弟雲子元嘉中爲晉安太守雲子子煥字士蔚少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凶之入弑也煥時兼中庶子直坊逼從入臺劭既自立以爲羽林監辭不拜拜員外散騎侍郎使防南譙王義宣諸子事在義宣傳仍除丞相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南昌令有能名晉平王休祐驃騎中兵記室參軍同僚皆以諂進煥獨不頃之記室參軍周敬祖等爲太宗所責得罪轉煥諮議參軍後廢帝元徽中以爲寧遠將軍交州刺史未至鎮病卒時年四十五田子字敬光雲子弟也從高祖克京城進平京邑參鎮軍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義熙五年高祖北伐鮮卑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爲前鋒慕容超屯臨胸以距大軍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京邑高祖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海道襲廣州加振武將軍循黨徐道覆還係始興田子復與右將軍劉蕃同共



攻討循尋還廣州圍季高田子慮季高孤危謂蕃曰廣州城雖險固本是賊之巢穴今循還圍之或有內變且季高衆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此凶勢復振下官與季高同履艱難汎滄海於萬死之中克平廣州豈可坐視危逼不相拯救於是率軍南還此至賊已收其散卒還圍廣州季高單守危迫聞田子忽至大喜田子乃背水結陳身率先士卒一戰破之於是推鋒追討又破循於蒼梧鬱林寧浦還至廣州而季高病死既兵荒之後山賊競出攻沒城郭殺害長吏田子隨宜討伐旬日平殄刺史褚升度至乃還京師除太尉參軍振武將軍淮陵內史賜爵都鄉侯復參世子征虜軍事將軍內史如故八年從討劉毅十一年復從討司馬休之領別軍與征虜將軍趙倫之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高祖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屯

據青泥姚泓欲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領國東出乃率步軍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之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旣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而進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捐親戚棄墳墓出矢石之間正希今日爾封侯之業其在此乎乃棄糧毀舍躬勤士卒前後奮擊所向摧陷所領江東勇士便習短兵鼓譟奔之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僞乘輿服御高祖表言曰參征虜軍事派武將軍扶風太守沈田子率領勁銳背城電激身先士卒勇冠戎陳奮寡對衆所向必摧自辰及未斬馘千數泓喪旗棄衆奔還霸西咸陽空盡義徒四合清蕩餘燼勢在跂踵天子慰勞高祖



曰適寇阻隘晏安假日舉斧函谷規廷王誅羣師勤王將離寒暑  
公躬秉鈇鉞稜威首塗戎輅載脂則郊壘疊卷嶠陝甫踐則潼塞  
開局姚泓窘逼棄城送死藍田偏師覆之霸川甲首成林俘獲蔽  
野偽首奔逆華戎雲集積紀逋寇旦夕夷殄長安既平高祖燕于  
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卽以咸陽相賞田子  
謝曰咸陽之平此寔聖略所振武臣效節田子何力之有卽授咸  
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既還桂陽公義真留鎮長安以田子爲安  
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佛佛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  
王鎮惡俱出北地崇之初高祖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並以鎮惡  
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高祖高祖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  
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足自滅爾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謂  
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千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叛田子

與弘之謀矯高祖令誅之併力破佛佛安關中然後南還謝罪田  
子宗人沈敬仁驍果有勇力田子於弘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敬  
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真長史王修收殺田子於長  
安豪倉門外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時年三十六田子  
初以功應封因此事寢高祖表天子以田子卒發狂易不深罪也  
無子弟林子以第二子亮爲後亮字道明清操好學善屬文未弱  
寇州辟從事會稽太守孟顛在郡不法亮糾劾免官又言災異轉  
西曹王簿時三吳水滄穀貴民饑刺史彭城王義康使立議以救  
民急亮議以東土災荒民凋穀踊富民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  
在隱其虛實今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爲制平價  
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富地穰  
麥旣已登黍粟行就可析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民卽以貸給



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且酒有喉唇之利而非食餌所資尤宜禁  
斷以息遊費卽並施行世祖出鎮歷陽行參征虜軍事民有盜發  
冢者罪所近村民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冢之情  
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  
其迹劫掠之黨必謹呼以威其事故赴凶赫者易應潛密者難且  
山原爲無人之鄉丘壟非恒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  
實效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  
伍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冢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  
界則數步之內與十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民之禁不可頓去  
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同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  
以外差不及罰又啟太祖陳府事曰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  
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已從役衰耗之體氣用湮微兒弱之態

肌膚未實而使伏勤昏稚驚苦傾晚於理旣薄爲益實輕書制休  
老以六十爲限役少以十五爲制若力不周務故當粗存優減詔  
曰前以令卿兄改革尋值遷回竟是不施行耶今更敕西府也時  
營創城府功課嚴促亮又陳之曰經始城宇莫非造創基築旣廣  
夫課又嚴不計其勞苟務其速以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見役  
人未明上作閉鼓乃休呈課旣多理有不逮至於息日拘備關限  
方涉暑雨多有死病頃日所承亦頗有逃逸竊惟此旣內藩事殊  
外鎮撫蒞之宜無繫早晚若得少寬其工課稍均其優劇徒隸旣  
苦易以悅加考其卒功廢闕無幾臣聞不居其職不謀其事庖割  
有主尸不越樽豈臣疎小所當預議但臣泳恩歲厚服義累世苟  
是所懷忘其常體詔答曰啟之甚佳此亦由來常患比屢敕之猶  
復如此甚爲無理近復令孟休宣旨想當不同卿比可密觀其優



劇也始興王濬臨揚州復爲主簿秣陵令善適奸伏有非必禽太祖稱其能入爲尚書都官郎襄陽地接邊關江左來未有皇子重鎮元嘉二十二年世祖出爲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天子甚留心以舊宛北接二關咫尺嶠陝蓋襄陽之北扞且表裏疆蠻盤帶疆場以亮爲南陽太守加揚武將軍邊蠻畏服皆納賦調有數村狡猾亮悉誅之遣吏巡行諸縣孤寡老疾不能自存者皆就蠲養耆年老齒歲時有餼時儒學崇建亮開置庠序訓授生徒民多發冢并婚嫁違法皆嚴爲條禁郡界有古時石碣蕪廢歲久亮籤世祖修治之曰施生興業首教農畝立民崇政訓本播種故能殷邦康俗禮節用成頃北洛侵蕪南宛彫毀儉狃肆凶犬戎充疆遠肅烽驛近虞郊閉遂使沃衍弗井巨防莫修窘力輟耕關於分地凶荒無待流冗及今禮化孚內威禁清外斯實去盜修畝昭農緒稼之時

弘圖廣務拓土祈年之日殿下降心育物振民復古且方提封榛棘綏入殊荒竊見郡境有舊石碣區野腴潤實爲神臯而蕪決稍積久廢其利凡管所見謂宜創立昔文翁守官起沃成產偉連撫民開奧增業惠昭二邦庸列兩漢雖效政圖功不見所絕聯事惟忝憂同職同

治馬人陂民獲其利在任四年遷南譙王義宣司空中兵參軍詔曰陝西心膂須才故授卿此職隨王誕鎮襄陽復爲後軍中兵令義成太守亮莅官清約爲太祖所嘉賜以車馬服玩前後累積每遠方貢獻絕國勳器輒班賚焉又賜書二千卷二十七年卒官時年四十七所著詩賦頌讚三言詠哀詞祭告請雨文樂府挽歌連珠教記白事牋表籤議一百八十九首林子字敬士田子弟也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



流也與衆人共見遺寶咸爭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三遇家禍時雖逃竄而哀號晝夜不絕聲王母謂之曰汝當忍死強視何爲空自殄絕林子曰家門酷橫無復假日之心直以至讎未復故且苟存爾一門旣陷妖黨兄弟並應從誅逃伏艸澤常慮及禍而沈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與諸兄晝藏夜出卽貨所居宅營墓塋父祖諸叔凡六喪儉而有禮時生業已盡老弱甚多東土饑荒易子而食外迫國網內畏彊讎沈伏山艸無所投厝時孫恩屢出會稽諸將東討者相續劉牢之高素之放縱其下虜暴縱橫獨高祖軍政嚴明無所侵犯林子乃自歸曰妖賊擾亂僕一門悉被驅逼父祖諸叔同罹禍患猶復偷生天壤者正以仇讎未復親老漂寄爾今日見將軍伐惡旌善是有道之師謹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爲之感動高祖甚奇之謂曰君旣是國家罪人彊

讎又在鄉里唯當見隨還京可得無恙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高祖分宅給焉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高祖尅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爲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五月夏節日至預正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仍爲本郡所命毅又板爲冠軍參軍並不就林子以家門荼蓼無復仕心高祖敦逼至彌年不起及高祖爲揚州辟爲從事謂曰卿何由遂得不仕頃年相申欲令萬物見卿此心爾固辭不得已然後就職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時年二十一義熙五年從伐鮮卑行參鎮軍軍事大軍於臨朐交戰賊遣虎班突騎馳軍後林子率精勇東西奮擊皆大破之慕容超退守廣固復與劉敬宣攻其西隅廣固旣平而盧循奄至初循之下也廣固未拔循潛遣使



結林子及宗人叔長林子卽密白高祖叔長不以聞反以循旨動  
林子叔長素驍果高祖以超未平隱之還至廣固乃誅叔長謂林  
子曰昔魏武在官渡汝克之士多懷貳心唯李通獨斷大義古今  
一也循至蔡州貴遊之徒皆議遠徙唯林子請移家京邑高祖怪  
而問之對曰耿純盡室從戎李典舉宗居魏林子雖才非古人實  
受恩深重高祖稱善久之林子時領別軍於石頭屢戰摧寇循每  
戰無功乃偽揚聲當悉衆於白石步上而設伏於南岸故大軍初  
起白石留林子與徐赤將斷拒查浦林子乃進計曰此言妖詐未  
必有實宜深爲之防高祖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  
以守之大軍旣去賊果上赤將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  
來挑戰其情狀可知矣賊養銳待期而吾衆不盈二旅難以有功  
今距守此險足以自固若賊偽計不立大軍尋反君何患焉赤將

曰今賊悉衆向白石留者必皆羸老以銳卒擊之無不破也便鼓  
譟而出賊伏兵齊發赤將軍果敗棄軍奔北岸林子率軍收赤將  
散兵進戰摧破之徐道覆乃更上銳卒泚塘數里林子策之曰賊  
泚塘結陣戰者不過一隊今我據其津而扼其要彼雖銳師數里  
不敢過而東必也於是乃斷塘而鬪久之會朱齡石救至與林子  
并勢賊乃散走大軍至自白石殺赤將以殉以林子參中軍軍事  
從征劉毅轉參太尉軍事十一年復從討司馬休之高祖每征討  
林子輒摧鋒居前雖有營部至於宵夕輒救還內侍賊黨郭亮之  
招集蠻衆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子率軍討之斬亮  
之於七里澗納鎮惡武陵旣平復討魯軌於石城軌棄衆奔襄陽  
復追躡之襄陽旣定權留守江陵十二年高祖領平北將軍林子  
以太尉參軍復參平北軍事其冬高祖伐羌復參征西軍事悉署



三府中兵加建武將軍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時襄邑降人董神虎有義兵千餘人高祖欲綏懷初附卽板爲太尉參軍加揚武將軍領兵從戎林子率神虎攻倉垣尅之神虎伐其功徑還襄邑林子軍次襄邑卽殺神虎而撫其衆時僞建威將軍河北太守薛昂先據解縣林子至馳往襲之昂棄軍奔關中林子收其兵糧僞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僞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深不可旬日而尅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不如棄之還援潼關且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復道濟從之旣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時懸師深入糧輸艱遠三

軍疑阻莫有固志道濟議欲渡河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高祖林子按劔曰相公勤王志清六合許洛已平關右將定事之濟否所係前鋒今捨已捷之形棄垂成之業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復得下官受命前驅誓在盡命今日之事自爲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耶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高祖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虛獲以自夸誕國淵以事實見賞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前事之師表後乘之良轍也高祖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僞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卽屠其城剽鸞而坑其衆高祖賜書



曰頻再破賊慶快無譬既屢摧破想不復久爾紹復遣撫軍將軍  
姚讚將兵屯河上絕水道讚壘塹未立林子邀擊連破之讚輕騎  
得脫衆皆奔散紹又遣長史領軍將軍姚伯子寧朔將軍安鸞護  
軍姚默驪平遠將軍河東太守唐小方率衆三萬屯據九泉憑河  
固險以絕糧援高祖以通津阻要兵糧所急復遣林子爭據河源  
林子率太尉行參軍嚴綱竺靈秀卷甲進討累戰大破之卽斬伯  
子默驪小方三級所俘馘及驢馬器械甚多所虜獲三千餘人悉  
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兵糧兼儲三軍鼓行而西矣 曰彼去國  
遠鬪其鋒不可當林子白高祖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外  
兵屢敗衰亡協兆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釁齊斧爾尋紹忽死可  
謂天誅於是讚統後事鳩集餘衆復襲林子林子率師禦之旗鼓  
未交一時披潰讚輕騎遁走旣連戰皆捷士馬旌旗甚盛高祖賜

書勸勉并致縑帛肴漿高祖至闕鄉姚泓掃境內之民屯兵堯柈  
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衆攻之高祖慮衆寡不  
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摧破兄弟復共追討泓  
乃舉衆奔霸西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徃取長安如  
指掌爾復尅賊城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復參相  
國事總任如前林子威聲遠聞三輔震動關中豪右望風請附西  
州人李焉等並求立功孫妲羌雜夷及姚泓親屬盡相率歸林子  
高祖以林子綏略有方頻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旣平殘  
羌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鬪達于槐里尅之  
俘獲萬計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爲聲援還至郡高祖  
器其才智不使出也故出仕以來便管軍要自非戎軍所指未嘗  
外典焉後太祖出鎮荊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爲蕃佐高祖曰吾不



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思議將深有所陳畫高祖未嘗不稱善大軍還至彭城林子以行役旣久士有歸心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祇肅非以崇威立武寔乃經國長民宜廣建蕃屏崇嚴宿衛高祖深相訓納俄而謝翼謀反高祖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太祖進號鎮西隨府轉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高祖以二虜侵擾復欲親戎林子固諫高祖答曰吾輒當不復自行高祖踐阼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戶固讓不許傅亮與林子書曰班爵疇勲歷代常典封賞之發簡自帝心主上委寄之懷實參休否誠心所期同國榮戚政復是卿諸人共弘建內外爾足下雖存挹退豈得獨爲君子邪除府諮議參軍將軍太守如故尋召暫下以中兵局事副錄事參軍王華上以林子清公勤儉賞賜重疊皆散於親

故家無餘財未嘗問生產之事中表孤貧悉歸焉遭母憂還東塋乘輿躬幸信使相望塋畢詔曰軍國多務內外須才前鎮西諮議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沈林子不可遂其情事可輔國將軍起林子固辭不許賜墨詔朔望不復還朝每軍國大事輒詢問焉時領軍將軍謝晦任當國政晦每疾寧輒攝林子代之林子居喪至孝高祖深相憂愍頃之有疾上以林子孝性不欲使哭泣咸損逼與入省日夕撫慰敕諸公曰其至性過人卿等數慰視之小差乃出上尋不豫被敕入侍醫藥會疾動還外永初三年薨時年四十六羣公知上深相矜重恐以實啟必有損動每見呼問輒答疾病還家或有中旨亦假爲其答高祖尋崩竟不知也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疋詔曰故輔國將軍沈林子器懷真審忠績允著才志未遂傷悼在懷可追贈征虜將軍有司率常典



也元嘉二十五年謚曰懷伯林子簡泰廉靖不交接世務義讓之美著於閨門雖在戎旅語不及軍事所著詩賦贊三言箴祭文樂府表牋書記白事啟事論老子一百二十一首太祖後讀林子集歎息曰此人作公應繼王太保子邵嗣邵字道輝美風姿涉獵文史襲爵駙馬都尉奉朝請太祖以舊恩召見入拜便流涕太祖亦悲不自勝會強弩將軍缺上詔錄尚書彭城王義康曰沈邵人身不惡吾與林子周旋異常可以補選事見宋文帝中詔於是拜強弩將軍出為鍾離太守在郡有惠政夾淮人民慕其化遠近莫不投集郡先無市時江夏王義恭為南兗州啟太祖置立焉事見宋文帝中詔義恭又啟太祖曰盱眙太守劉顯真求自解說邵往莅任有績彰於民聽若重授盱眙足為良二千石上不許曰其願還經年方復作此流遷必當大罔罔也事見宋文帝中詔上敕州辟邵弟亮邵以從弟正蚤孤乞移恩於正

上嘉而許之在任六年入為衡陽王義季右軍中兵參軍始興王濬初開後軍府又為中兵義季在江陵安西府中兵久缺啟太祖求人上答曰稱意才難得沈邵雖未經軍事既是腹心作鍾離郡及在後軍府房中甚修理或欲遣之其事不果事見宋文帝中詔入為通直郎時上多行幸還或侵夜邵啟事陳論即為簡出前後密陳政要上皆納用之深相寵待晨夕兼侍每出遊或敕同輦時車駕祀南郊特詔邵兼侍中負壘代真官陪乘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出鎮豫章申謨為中兵參軍當城防之任廬陵王紹為江州以邵為南中郎府錄事參軍行府州事事未行會謨丁艱邵代謨為大將軍中兵加寧朔將軍事見宋文帝中詔邵南行上遂相任委不復選代仍兼錄事領城局後義康被廢邵改為廬陵王紹南中郎參軍將軍如故義康徙安成邵復以本號為安成相在郡以寬和恩信為南土所懷郡民



王孚有學業志行見稱州里邵莅任未幾而孚卒邵贈以孝廉板  
教曰前文學主簿王孚行絜業淳棄華息競志學修道老而彌篤  
方授右職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薦以特牲緬想延陵以遂本懷  
邵慰卹孤老勸課農桑前後累蒙賞賜邵疾病使命累續遣御醫  
上藥異味遠珍金帛衣裘相望不絕元嘉二十六年卒時年四十  
三上甚相痛悼子侃嗣官至山陽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南沛郡  
太守侃卒子整應襲爵齊受禪國除璞字道真林子少子也童孺  
時神意開審有異於衆太祖問林子聞君小兒器質不凡甚欲相  
識林子令璞進見太祖奇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年十許歲  
智度便有大成之姿好學不倦善屬文時有意識之功尤練究萬  
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居家精理姻族資賴弱冠吳興太守王  
韶之再命不就張邵臨郡又命爲主簿除南平王左常侍太祖引

見謂曰吾昔以弱年出蕃卿家以親要見輔今日之授意在薄  
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國官乖清塗爲罔罔也元嘉十七年始  
興王濬爲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爲主簿時順陽范晔爲長史行  
州事晔性頗疎太祖召璞謂曰神畿之政旣不易理濬以弱年臨  
州萬物皆屬耳目賞罰得失特宜詳慎范晔性疎必多不同卿腹  
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雖行事其實委卿也璞以任遇旣深乃夙  
夜匪懈其有所懷輒以密啟每至施行必從中出晔正謂聖明留  
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神州大治民無謗黷璞  
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晔坐事誅于時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  
太祖從容謂始興王曰沈璞奉時無纖介之失在家有孝友之稱  
學優才贍文義可觀而沈深守靜不求名譽甚佳汝但應委之以  
事乃宜引與悟對濬旣素加賞遇又敬奉此旨璞嘗作舊宮賦久



而未畢濟與璞疏曰卿嘗有速藻舊官何其淹耶想行就爾璞因  
事陳答辭義可觀濟重教曰卿沈思淹日尚聊相敦還白斐然遂  
兼紙翰昔曹植有言下筆成章良謂逸才瞻藻誇其辭說以今況  
之方知其信執省躊躇三復不已吾遠慙楚元門盈申白之賓近  
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欣慰交至諒唯深矣薄因未牘以代一面  
又與主簿顧邁孔道存書曰沈璞淹思踰歲卿研慮數旬瓌麗之  
美信同在昔向聊問之而還答累翰辭藻豔逸致慰良多既欣股  
肱備此髦楚還慙予躬無德而稱復裁少字宣志於璞聊因尺紙  
使卿等具知厥心此書真本猶存濟年既長璞固求辭事上雖聽許而意甚  
不悅以璞為濟始興國大農尋除秣陵令時天下殷實四方輻輳  
京邑二縣號為難治璞以清嚴制下端平待物奸吏斂手猾民知  
懼其閭里少年博徒酒客或財利爭鬪妄相誣引前後不能判者

璞皆知其名姓及巧詐緣由探擿是非或標證據或辨甲有以知  
乙或驗東而西事自顯莫不厭伏有如神明以疾去職太祖厚加  
存問賞賜甚厚濟出為南徐州謂璞曰濟既出審卿故當臥而護  
之與濟詔曰沈璞累年主簿又經國卿雖未嘗為行佐今故當正  
參軍耶若爾正當署餘曹兼房任不爾便宜行佐正署中兵恐於  
選體如不多爾事見宋文帝中詔乃為正佐俄遷宣威將軍盱眙太守時王師  
北伐彭汴無虞璞以暹寇對陣事未可測郡首淮隅道當衝要乃  
修城壘浚重隍聚財石積鹽米為不可勝之筭衆咸不同朝旨亦  
謂為過俄而賊大越逸索虜大帥託跋燾自率步騎數十萬陵踐  
六州京邑為之騷懼百守千城莫不奔駭腹心勸璞還京師璞曰  
若賊大衆不盼小城故無所懼若肉薄來攻則成禽也諸軍何嘗  
見數十萬人聚在一處而不敗者昆陽合淝前事之明驗此是吾



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衆既見璞神色不異老幼在焉人情乃定收集得二千精手謂諸將曰足矣但恐賊不過爾賊既濟淮諸軍將帥毛遐祚胡崇之臧證之等爲虜所覆無不殄盡唯輔國將軍臧質挺身走收散卒千餘人來向城衆謂璞曰若不攻則無所事衆若其來也城中止可容見力爾地狹人多鮮不爲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雖云攻守不同故當粗量強弱知難而退亦用兵之要若以今衆法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在我若宜避賊歸都會資舟楫則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今閉門勿受不亦可乎璞歎曰不然賊不能登城爲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賊之殘害古今之未有屠剝之刑衆所共見其中有福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耶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也今人多則退速人少則退遲吾寧欲專功緩賊乎乃命開門納質質

見城隍阻固人情輯和鮭米豐盛器械山積大喜衆皆稱萬歲及賊至四面蟻集攻城璞與質隨宜應拒攻守三旬殄其大半燾乃遁走有議欲追之者璞曰今兵士不多又非素附雖固守有餘未可以言戰也但可整舟艦示若欲渡岸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咸以爲然臧質以璞城主使自上露板璞性謙虛推功於質既不自上質露板亦不及焉太祖嘉璞功效遣中使深相褒美太祖又別詔曰近者險急老弱殊當憂迫耶念卿爾時難爲心想百姓流轉已還此遣部運尋至委卿量所贍濟也始興王濬亦與璞書曰狡虜狂凶自送近服僞將卽斃酋長傷殘實天威所喪卿諸人忠勇之效也吾式遏無素致境蕪民瘠負乘之愧允當其責近乞退謝愆不蒙垂許故以報卿宣城太守王僧達書與璞曰足下何如想館舍正及士馬無恙離析有時音旨無日憂詠沈吟增其勞望



閒者獯獫扈橫掠剝邊鄙郵販絕塵坳介靡達瞻江盼淮眇然千里吾聞涇陽梗棘伊滑荐道鳥集絃絕患深自古承知迺昔寇苦城境勝胄朝食伍甲宵舍烽鼓交警羽鎬驟合而足下砥兵礪伍總厲豪彥師請一奮氓無貳情遂能固孤城覆嚴對陷死地覲生光古之田孫何以尚茲商驛始通粗知梗槩崇讚瞻智嘉賀文猛甚善甚善吾近以戎暴橫斥規效情命收龜落簪星舍京里既獲遄至胡馬卷迹支離霑德復繼前緒行葦之權實協初慮但乖塗重隔顧增慨涕比恒疾臥憂委兼疊裁書送想無斃久懷徵還淮南太守賞賜豐厚日夕讌見朝士有言璞功者上曰臧質姻戚又年位在前盱眙元功當以歸之沈璞每以謙自牧唯恐賞之居前此士燮之意也時中書郎缺尚書令何尚之領吏部舉璞及謝莊陸展事不行

事見文帝中詔凡中詔今悉在亭猶法書典書也

三十年元凶弒立璞乃號泣曰一門

蒙殊常之恩而逢若斯之運悠悠上天此何人哉日夜憂歎以至動疾會二凶逼令送老弱還都璞性篤孝尋聞尊老應幽執輒哽咽不自勝疾遂增篤不堪遠迎世祖義軍至界首方得致身先是琅邪顏竣欲與璞交不酬其意竣以致恨及世祖將至都方有讒說以璞奉迎之晚橫惟世難時年三十八所著賦頌讚祭文誄七弔四五言詩牋表皆遇亂零失今所餘詩筆雜文凡二十首璞有子曰闕伯玉字德潤虔子也温恭有行業能為文章少除世祖武陵國侍郎轉右常侍南中郎行參軍自國入府以文義見知文章多見世祖集世祖踐阼除員外散騎郎不拜左衛顏竣請為司馬出補句容令在縣有能名復為江夏王義恭太宰行參軍與奉朝請謝超宗何法盛校書東宮復為餘姚令還為衛尉丞世祖舊臣故佐普皆升顯伯玉自守私門朔望未嘗問訊顏師伯戴法興



等並有蕃邸之舊一不造問由是官次不進上以伯玉容狀似畫圖仲尼像常呼爲孔丘舊制車駕出行衛尉丞直門常戎服張永謂伯玉曰此職乖卿志王景文亦與伯玉有舊常陪輦出指伯玉白上孔丘竒形容上於是特聽伯玉直門服玄衣出爲晉安王子勛前軍行參軍侍子勛讀書隨府轉鎮軍行佐前廢帝時王景文領選謂子勛典義沈光祖曰鄧琬一旦爲長史行事沈伯玉先帝在蕃闕佐今猶不改民生定不應佳戴法興聞景文此言乃轉伯玉爲參軍事子勛初起兵轉府功曹及卽僞位以爲中書侍郎初伯玉爲衛尉丞太宗爲衛尉兵事甚美及子勛敗伯玉下獄見原猶以南無誠被責除南臺御史尋轉武陵國詹事又轉大農母老解職貧薄理盡閑臥一室自非弔省親舊不嘗出門司徒袁粲司空褚淵深相知賞選爲永世令轉在永興皆有能名廢帝元徽

三年卒時年五十七伯玉性至孝奉親有聞未嘗妄取於人有物輒散之知故溫雅有風味和而能辨與人共事皆爲深交弟仲玉泰始末爲寧朔長史蜀郡太守益州刺史劉亮卒仲玉行府州事巴西李承明爲亂仲玉遣司馬王天生討平之廢帝詔以爲安成王撫軍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沈攸之請爲征西諮議未拜卒史臣年十三而孤少頗好學雖棄日無功而伏膺不改嘗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啟明帝有敕賜許自此迄今逾二十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采掇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秩建元四年未終被敕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忝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自茲王役無暇搜撰五年春又被敕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曰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



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勳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媯之美自  
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  
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  
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天雖  
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  
若夫英主啟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  
勒銘鍾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曠古永書  
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  
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傳志唯天文律歷自此外悉  
交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  
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  
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熙  
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書  
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缺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  
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  
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  
終于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  
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  
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  
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慙  
良鞠躬踟躕覩汗亡曆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  
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臣約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